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震澤集卷二十一 二

詳校官候補通政司經歷臣郭祚熾

震澤集卷二十一

明 王鏊 撰

碑

伍相廟碑

吳之先介在蠻夷不與中國通者十九世自巫臣來歸而後知射御季札出聘而后得觀周樂及子胥來犇以闔廬霸拔舒伐越滅徐入郢之舉楚國幾墟黃池之會

遂冠帶以主夏盟吳之進也非公則誰使之世皆咎夫差不能用公予獨歎闔廬知公而不能用也柏舉之戰春秋許其與中國之憂而責隨必以周室為請其所仗可知矣使禁兵輯民挈全楚歸之周則是役也秦必不敢救楚可滅吳可彊于天下惜乎籍館返夷春秋復夷之此則闔廬羣臣之罪非公意也夫豈獨非公意將必力諍而莫之聽也然吳自此遂通上國至于今禮樂財賦甲天下非公則誰啓之是故自春秋言之則以夷干

夏自今日論之則以夏變夷其有功於吳大矣論者又謂公於楚仇不當報於吳諫不必死不知公蓋閒世之豪英邁之氣自信不惑志在親則親重親重故可以死不死不死以有待也志在君則君重君重故可以無死而死死之以即安也此豈世之齪齪者所及知哉公之廟食於吳也久戍化庚子盤門廟災高唐劉君士元以御史按吳命新之予以公忠孝大節昭焯古今而功在吳尤大也故碑于廟銘曰

烈烈英豪楚材吳用茹怨銜辛遵晦時動一舉入荆我仇斯復賊誣為奸吳亦旋覆越兵之來有材墓櫝公雖云亡有不亡者曷不覿之素車白馬出沒潮頭升降于天廟食于吳彌千萬年

伊王神道碑

太祖高皇帝第二十四子厲王封於伊傳四世而至於王王諱某字某初封郟城成化九年進今封王生好學崇禮造次被服必於儒者事母妃日侍膳三居喪過哀

忌日哭泣不食終日歲時祀先王致齋于外陳簠簋牲醴裳衣宗器必勑郡王鎮國非慶賀不褻見事必啓而後行作樓貯璽書與萬歲牌朝夕祝延歲時令節躬奉至殿拜起如在上前送迎詔勑表箋雖大寒暑或小疾必親躬望闕則北首過廟則趨值水旱日徒跣詣諸壇祈禱遇災異或聞邊警憂形於色民間有高年耆宿必禮下之搢紳士夫東西行過是都者必虛心延見理國事三十餘年未嘗疏乞恩澤宮室圮壞新之其費一不

頃有司妃沈氏長子封伊世子次濟源王女二長阜城郡主次崇陽郡主下嫁儀賓王良臣韓應璧王以正德三年月日薨以某月日葬某處銘曰

唯伊有國肇自高皇載世延延以及於王唯王好修動依古昔約已裕人宗藩之則漢有河間東平之賢最其功德孰與後先皇命琢詞昭兹萬年

重修顔子廟碑

孔子之道與天地竝唯顔氏曾氏得其傳其後則有子

思孟子而顔氏深且粹矣三子者得之皆有著述以垂世立教令大學中庸曁七篇之作與六經論語竝傳萬世所以續往聖之絶開來學之迷厥功大矣顔氏在聖門獨稱好學而終日默然如愚又不幸蚤死不及立言以垂世其所得則信粹矣深矣而立教之功世靡得而稱焉雖然孔子之言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謂聖人之道不在於言乎則幾於晦果在於言乎則幾於淺以言為教又不若無言之教之深且粹也故曰發

聖人之藴教萬世無窮者顔子也又况不遷怒貳過博文約禮以至卓爾之地示萬世為學之則而四代禮樂立萬世為治之大法則其功孰加焉曲阜故有廟其地即所謂陋巷者歲久圮壞過者興嗟弘治十五年五十代孫博士公鉉奏乞修治詔可之正德二年告成前為復聖殿後為杞國公殿又為顔樂亭陋巷井亭門堂寢廡罔不繕治公鉉復乞紀其事以示久遠上以命臣鏊迺拜手稽首為之詞曰

周衰道墜聖唯孔作有睿唯顔乃見其卓陋巷簞瓢以
樂其樂終日之愚萬世之覺於皇孝皇嚌嚅道真既崇
闕里陋巷亦新宫牆禮樂籩豆斯陳顔雖云夭其存者
長薦之清廟斯道之光

無錫縣太伯廟碑

太伯文王皆以至德稱於孔子皆可為而不為文王當
殷命既訖紂惡日稔人心歸周如水赴壑猶率之以事
紂是謂可為不為若夫太王逃薰鬻之難於岐焉作周

計其世猶當廩辛庚丁之際是時商道猶盛太王安得遽有翦商之志有之則何以異後世狡焉思啓封疆之為豈太伯不從而王季則從之耶孟子曰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太王雖聖商業未衰亦安能遽朝諸侯有天下耶予意文王之生夙有聖德太王知周家之業於是焉興故欲傳國及之太伯知之遂與弟逃去其後周之有天下在文武之世而王跡之基實在太王之時所謂以天下讓者其以是哉初吳之先文身斷髮混於

龍虵太伯之來端委治之始去夷即華至於今人文財賦為天下甲葢所從來逺矣無錫之板村有丘隆焉相傳曰太伯之墓也按漢劉昭云無錫縣東皇山有太伯冡皇覽云太伯之葬在梅里之平墟則非山明也今板村正居吳縣之北去梅村不二里而近敗屋頽垣芻牧不禁予嘗過而傷之弘治十三年南昌姜侯文魁來知無錫予曰邑有聖人之墓而蕪焉令之恥也姜曰諾甫下車則議復之且捐俸倡民於是富者輸財壯者効力

期年廟成殿寢門堂圭潔靚深石表對峩過者瞻悚姜侯請予文於碑以示後世銘曰

蠢兹句吳俗本文身始孰居之爰有至人至人謂誰有周太伯讓國而來卒以有國於戲孰知世教日隤兄弟爭立父子相夷我思至人生也孔晩無得而稱其稱則遠藐藐新廟姜侯所作億萬斯年過者必式

鄜縣明道先生廟碑

聖賢道被天下萬世而尤深於過化之地鄜為縣介京

兆西南宋嘉祐間明道先生嘗辱主其簿其南山高冠谷長嘯巖凌霄峰皆登覽題詠遺刻往往猶在庭有巨槐相傳為先生手植其辨藏錢止佛怪興水利諸政赫赫尚在鄠人耳目自今而言先生之道在萬世不獨行於鄠自當時而言先生之道不行於天下猶幸行於鄠鄠固先生過化之地哉自南宋以來從祀之典徧天下而其流風遺惠在鄠尤深至於今五百餘年鄠之一草樹一泉石猶能使人起敬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而

廟無專祀人奚以慰弘治二年沁水李君瀚以監察御史按陜行縣至鄠則命所司營之八年復涖顧瞻廟宇庳隘㣲樸弗稱初意時巳陵楊君一清以憲副董學政於陜議以克合命知鄠縣事房嵩撤文昌祠以其址作祠重門繚垣靚深高廣來京請予紀其事盖自孟子歿而先王之道熄先生凡弟起千四百年之後獨得不傳之妙至于今雖遐荒絶徼咸知誦程氏之書而先生所得則有不在於言語者矣世孰得而知之嫠又安能言

之獨二君協心表尚正學激揚頽俗使鄘之人穆然復睹卿雲needs霱月之輝被和風甘雨之澤其可謂知所重矣

銘曰

有嚴學宮祀事孔時新廟再登伊鄘之思思昔夫子莅我鄘人辨奸折獄唯誠與仁孔孟既亡道墜孰起天續斯文生兩夫子嗟嗟夫子道被遐方豈伊鄘人俾也可忘南山巖巖白雲在天於乎遠矣曷日來還

武昌忠孝廟碑

武昌城東有廟曰忠孝祀吳司空孟孝感宋少保岳武穆二王者也孝感江夏人仕吳位至三公嘗以母嗜筍泣竹而筍冬生雖庸夫稚子皆知其為孝也武穆仕高宗朝志恢復中原屢敗金人功垂成而死奸檜之手其忠憤之氣至今炳爓兩間而鄂其駐節之地破曹成滅楊太皆在湖湘間功尤烈矣固宜廟食於兹武昌故有孝感廟庳陋湫隘海陵冐侯政來守是邦始謀徙令地弘治戊午姚江王君恩西蜀牟君道俱以御史按武昌

閒謁祠下謂孝感有廟宜也而忠如武穆功在鄂人乃獨遺之夫忠孝一道也宋乾道中詔建武穆廟於鄂鄂固嘗有廟矣合而祀之於禮其可冐侯曰諾乃分龕置主更其額曰忠孝露臺中拓帛亭分峙餘無加於舊焉君子謂三君子之舉也儉而禮走使京師求紀其事於石予謂二王之祀孟以孝岳以忠孟之事微矣遂能動乎天岳之寃酷矣而不能回高宗之惑岳蹈其變其功烈孟修其隱其名完且其生也相去千餘年而人心崇

嚮如一日豈非忠孝大節帝衷民彞不以今古遠近常變隱顯而有二乎孟軻氏謂易地則皆然韓愈氏謂曠世而相感者並饗廟祀於禮合矣其地於鄂為白鶴山錫之者楚府相其成者徐長史仁王長史綖銘曰

枕江維鄂清廟莫莫廟有二王歲時合食王生異世千有百年歿而同祀忠孝則然孝能動天忠唯死國維忠與孝異功同德坎其擊鼓鶴山之下百爾有生誰其無父誰其無父其有無君千秋右享昭我彞倫

安平鎮治水功完之碑代人作

皇明建都燕薊歲漕東南以給都下會通河實國家氣脈而張秋又南北之喉咽景泰四年河決張秋故武功伯徐有貞治之旋復故道弘治二年河勢北徙六年夏遂決黄陵岡潰張秋堤奪汶水以入海張秋上下渺瀰際天東昌臨清河流幾絶前後遣官治之績用弗成上乃命右副都御史劉大夏往涖時訛言沸騰謂河不可治治之秖勞且費或謂河不必治宜復前元海運或謂

陸輓雖勞無虞上復命太監李興平江伯陳鋭同往蒞之時夏且半漕集張秋帆檣鱗次財貨山委決口奔猛戒莫敢越或賈勇先發至則戰掉失度人船滅没鋭等聚謀始於上流開月河長可三里軼決口屬之河於是舳艫相銜順流畢發懽聲載道事聞璽書奬勵乃始議築黄陵岡之缺初大梁之北為沁河東南流入徐西為黄河東流入淮其後黄河忽溢入沁合流以北遂決黄陵岡以及張秋鋭等議不治上流則決口不可塞於是

浚河自孫家渡七十餘里由陳潁以入於淮又浚河自
中牟扶溝陳潁二十餘里由宿遷以達於淮又浚賈魯
舊河四十餘里由曹以出於徐於時向冬水且落槽乃
於張秋兩岸東西築臺立表貫索網聯巨艦穴而窒之
實以土牛至決口去窒艦沉壓以大埽合且復決隨決
隨築吏戒丁勵畚鍤如雲連晝夜不息水乃由月河以
北決既塞繚以石堤隱然如虹輔以滉柱森然如星又
於上流作減水壩又濬南旺湖諸泉源又堤河三百餘

里漕道復通役始於六年之夏其冬告成用軍民凢四萬餘人鐵為斤一萬九千有竒竹木二萬七千薪為束六十三萬芻二百二十萬佽其役者通政使張縉山東按察副使廖中都指揮丁全同知劉福通判王文臣興臣銳臣大夏以其事聞上遣使慰勞令作廟鎮其上賜額曰顯惠神祠鎮曰安平鎮命臣某紀其事臣某拜手稽首而獻詩曰

翼翼皇都殿此上游灌輸東南艨艟來浮黄河奔溢勢

如萬馬遂嚙黄岡溢於鉅野帝咨於朝疇予治者咨汝
大夏汝鋭汝興協謨合力績乃用登三臣受命單車來
屬迺相迺廵迺釃迺鑿既堤黄岡張秋迺築維天與時
維人效力神謀鬼趡音醮出揚雄賦隤林菑石昔事之始訛言
震驚不震不奪由天子明維明天子維慎厥使殷其如
山功成有偉塗人歌矣居人和矣舟之方之維其多矣
屹屹安平新廟孔虔四方攸同于萬斯年

通州馬神祠碑

國家大祀郊祭外則社稷國之大事在戎戎政之大在
馬馬之生養蕃息在人而有人力所不及者則馬神祠
祀固宜居社稷之次天文房為天駟辰為馬詩云既伯
既禱周禮春祭馬祖夏先牧秋馬社冬馬步皇明建都
燕冀馬之所生而通州為地高寒平遠泉甘草豐世傳
太宗靖難興敵戰於此若有神相焉者因詔作馬神祠
於其地且令天下州縣皆立馬祠在今州治之北地曰
壩上鄉曰安鄉旁為御馬苑凡二十所春秋二仲則太

僕少卿往涖祀事其詞曰皇帝命某官某致祭往必陛辭竣必廷復其嚴如是歴歲滋久藩級蹦夷沮洳沓翳人畜不禁行禮至結茅以蔭已乃撤去風露旁侵星月仰見心虔跡褻相顧增歎弘治八年始以改作事聞詔可乃屬役於順天財因歲登力因農隙湧殿穹堂長廊邃廡齋廬庖湢完舊增新繚垣重門過者祇肅役始九年三月戍以十年之某月中歴三太僕卿剏之者安成彭君禮繼之者錢唐錢君鉞成之者隴西宋君禮而寺

丞楊珪實敦其事御馬監太監黎春等實攸其費古者王畿千里出車萬乘國初賦地於民而牧之國與民咸利焉今其地固在也而法非其舊取之於民則為擾牧之於民則又擾國與民俱病焉固有志者之所隱也三君既協力以崇神祀則馬政之廢者其將次第而修復乎銘曰

牨牨國馬于甸之野渙焉如雲萃焉如雨有廟嚴嚴在潞之陽始誰作之自我文皇敢有不虔天駟煌煌瞻彼

河漢造父王良有崇其圯二三君子神斯降祥人維致
喜昔在衛文亦有魯僖心維塞淵思亦無期二三君子
實肖實似刻碑示後尚紹無𭳄

蘇州府重修城隍廟碑

吳故有城隍祠在子城之西南䟴莫詳其所始唐天寶
中採訪使趙居貞改作廟宇梁貞明五年刺史錢傳璙
加宏飾焉至趙宋時有勅封忠安王嘉泰三年加號順
應嘉定九年又加號威顯寶祐三年又加號英濟國朝

則惟稱蘇州府城隍之神洪武三年以舊祠庳陋乃徙
雍熙寺故基在今吳城之乾位葢百三十年於兹矣弘
治十三年住持戈原廣言於郡守曹侯鳳謂廟祀載在
令甲凡守土官始蒞事及朔望必躬謁祠下其嚴如是
而嵗久就壞棟腐桷摧牆頽礖圮肖像黯昧不稱瞻仰
曹侯曰唯神與予分理吳郡予理其明神理其幽吳下
頻年風雨調順稻麥豐登寇攘寧息疫癘不作兹神之
賜予其敢忘乃下令境中願新神廟者聽又命義官某

等董其役於是貧富爭施厥財恐後掄材程役完舊㓊新明年春正月始事至九月僝工殿宇峻整廊序逶邃門牆顯赫過者悚悅會曹侯遷去東廣林侯世遠繼之求予紀其事城隍之祀不見禮經蓋起隋唐之際吳越之間今京畿至郡縣遐方絕徼罔不嚴事且山川林谷丘陵表暇防庸古皆有祭况夫作鎮一方司啓閉捍寇偷婦子安畜牧遂非所謂有功則祀之者耶固可以義起也况時有所尚敬有所偏今自朝廷及於閭閻祈靈

丙祥罔有晝夜水旱蝗螭則禱之疫癘夭札則禱之凡有求則禱之有疑則禱之而神又能昭荅陰祐儼乎如臨其上至其家可謂靈也已予故文之碑以彰神之威靈詞曰

於赫明靈作鎮南服上帝嘉之寄是威福浩浩三吳罰賞在予孰越厥志嚚頑致尤雲車風馬四覽遐幽雪劍星矛誅斬妖魔妖魔卒斬良愿屏植祓戾㛹祥雨暘斯若老稚熙熙閭門夜開維神之賜其可誣哉清廟有嚴

曹侯所飭林侯紹之邦典維秩䨻牲椒糈歳事孔修福
我邦人億千萬秋

陳氏祠堂碑

弘治己酉姑蘇陳氏治第于郡城之卧龍街始作祠於
正寢之左越三月祠成於是太學生悦率其宗人得是
月丁卯祇薦祀事大小和會遠近來觀已迺具書走京
師求其友翰林王鏊紀其事以示來裔俾知所以作者
唯陳氏於吳中為巨姓然自故福建僉事公始益顯公

永樂中以進士為河南祭議與分巡官文章言事編置均州太和山且十年宣德中起為御史復上疏勸講大學衍義或指其語涉譏訕闔門繫詔獄五年出復發遼府不法事又下獄出又劾法司亂成法其忠義之心剛大之氣踣而復奮幾死而不悔天下想望其風采其後府學生王養浩等數十人相率言於部使者郡學故有先賢祠祀唐賢陸中允而下國朝若周文襄公故提學御史孫公陳公及公或深仁粹德延被吳人或孤忠勁

節警動海内而廟祀未及後人咼歡於是有司奉公入
鄉賢祠今上即位有詔修名臣墳墓公墓在吳山桃花
塢葬故有闕所司祗奉詔旨相與治碑碣華表石羊虎
如制且禁人無得樵牧而復其為後者一人使專護守
於是其孫悦退而歎曰唯先公忠義聞天下墓有封祀
有祠而家顧無專祀歲時饋獻仍陋就簡不肖不孝罰
其可辭迺作祠如禮室為四龕西以祀高祖府君次曾
祖府君次即公次考教授府君祠之飭恚如五品之制

且設巨龕於寢以奉公像曰是將親盡不遷為陳氏始

祖云詞曰

國有正氣晰時屈伸在屈而振展也維人公在河南以

言得罪十載太和若終把耒帝思良臣起為御史公拜

上言言固臣事臣有一編請置之陛朝夕勸講四海其

乂或從閒之諂獄是縈闔門縲絏百死而生詔恩朝赦

暮已抗章摘藩府隱帝聞為驚初驚後繹維帝之明古

有汲黯拾遺為志亦有魏徵勸行仁義較其所處孰難

孰易堂堂陳公令復有之廟祀嚴嚴邦人之思邦人之思況其孫子作廟于家爰及其自同堂異置籩豆載登春秋饋獻百世其承

榮禄大夫南京兵部尚書薛公神道碑

薛故家廬之無為州國初大司空相從高皇帝起淮甸入臺城攻安慶下江西復廬州戰番陽克瀏江拔姑蘇下中原累著功勩機務必預嘗遣督軍餉帝曰卿功已應世爵玆行為朕蕭何可也還進大司空頗以怨言聞

下獄死子靖安瓊州安置永樂甲午十月生公於瓊公諱遠字繼遠少穎脫奇秀宣德壬戌登進士第授户部雲南司主事景泰中以薦遷郎中嘗以部檄覈實南直隷逋稅得其羨餘若干萬歸之公又同御史倪敬按大同邊儲搜抉遯隱邊人賴焉天順改元以公使交南還進本部右侍郎尋丁母夫人憂時河決河南詔起復公以工部侍郎往塞之至則集丁壯三萬分工授任決口遂塞又自揚州鑿河四十里以泄積潦蠲災賑饑伐材

為屋以居流民比還民遮道留之成化初兵討兩廣叛
獠公以户部侍郎往調兵食諭其衆能破賊者即有其
輜重人人奮勇師至大藤峽躬冒矢石賊平陞左侍郎
二品俸三年進尚書總督京儲六年夏江南運不至命
公往視至則滁泉源濬河流漕以克濟十三年乞致仕
許之十五年詔起公南京兵部尚書參贊軍務是年冬
以疾辭不允明年正月詔許致仕弘治五年三月進榮
禄大夫八年某月日卒年八十有三公於禮樂兵刑天

官律歷無不涉獵尤熟國朝典故在户部最久文移奏劄悉出公手改定户部事例芟繁正訛均節委積内外遠近多寡輕重莫不法式會校出納吏胥拱手時中外競陳利害始一人以為可行而行又一人以為可罷而罷公一切弗聽同僚有惡囑託者輒怒色以待公曰事可行而行不可而止何怒為論馭吏則曰嚴刑以懲不若先事而發善革弊不如無弊可革也居官四十年家無長物食無兼味室無媵妾曰少吾事親恒不足今安

忍有餘子中書舍人丕將奉柩歸葬無為之甚原求予言刻隧首於予公以孤童起海外奮身進士致位八座名顯天下其可謂一時名臣矣公嘗謂人戶部多積弊使吾久於任一釐正之國可富邊可實民可安也惜未及行而其志則可知矣銘曰

竭竭司空興運首遭文經武畧為時蕭曹山河之誓宜及而閼宿祉儲祥及公乃發遂登計相進大司馬出入勳名孰與齊者既老而休濡須之丘焯德昭終揭於道

周

嘉議大夫南京兵部右侍郎黎公神道碑

黎故山西望族趙宋時有為西川制議使者諱朞制議生樂平尹辰值宋亂不得歸因家縣之薛塘遂為樂平人樂平生元餘姚同知漢卿餘姚生元哲世稱愚浦先生愚浦生偉偉生士雅是為公之考二世皆以公貴累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公少以進士授監察御史數疏天下利病有人所難言者出按真定黜贓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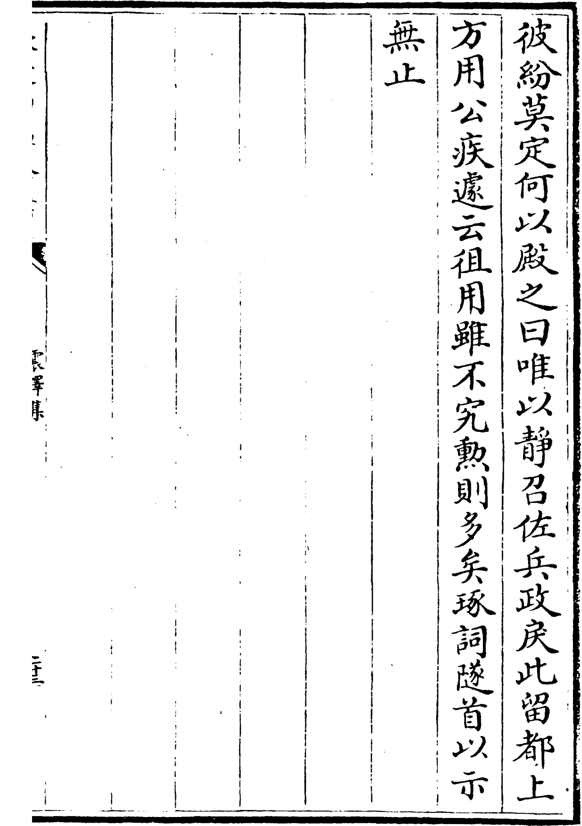
二十餘輩革宿弊蠹民者數十事有戚里豪占民田吏
數御史莫敢辯公奏一歸之民及按四川澗洗究獄十
八人得減死有劇盜出沒汝寧重慶問勢頗張督官擒
之有白金文綺寶鏹之賜會當道有不快者出知鎮江
至則以教化為首務月朔召見耆老語以敦禮善俗暇
則莅學為諸生講説義理民以事至郡者教以孝弟詞
意肫切聞者感動鎮江當南北衝民困於驛遞供億貪
吏又侵漁之公始命視糧收直貯之府以時出納日書

而歲考之其弊遂絶初民户養馬歲課駒駒復課駒轉展無已民破産而馬滋耗公乃差户為上中下上牧牝中牧駒下則悉蠲之牝一駒三為小羣羣有首牝十駒三十為大羣羣有長或有物故各以類朋償之馬政舉而民力省至今以為法中貴人汪直威振天下所至有司望塵趨拜公聞其將至也則去行屬縣汪銜之及年都御史被逮因并逮公詔獄時吳指揮綬在鎮撫曰吾聞黎太守好官一無所問已而改知襄陽又改知寧國

寧國素聞公鎮江之政奸吏豪家望風迎戢初廵撫都
御史王公克復每患寧國多訟及是入境無一訟者大
異之亟草奏薦公擢雲南左參政未幾進廣東右布政
使轉左遂召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撫治鄖陽三省流
民動以萬計號易亂難安公鎮之以靜罷文武之不職
才不當任者易置之總其要而責其成坐以無事徵拜
南京兵部右侍郎三月以疾不良于行詔許致仕乗驛
以歸弘治某年月日卒於家春秋六十有七公天性廉

靖不求赫赫聲事至必盡其心力所至有恵政而在鎮江獨久其澤最深後朝覲往來民相率羅拜至不能行以某年月日葬某處其子某至京謀刻其先德碑於墓而以屬予詞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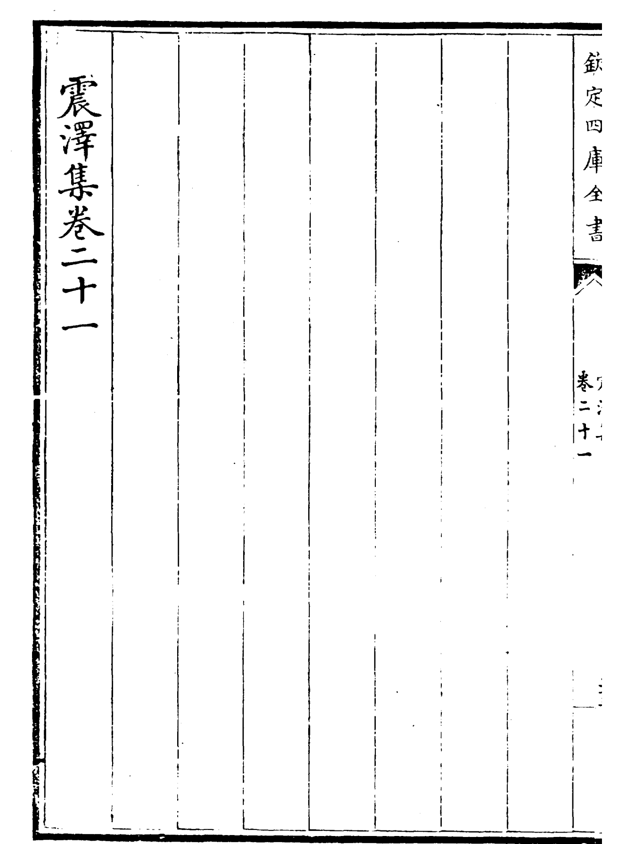
黎望山西奕世無賞江右來家自樂平尹涉元國朝無甚顯者委祉歸成生少司馬維少司馬發跡言官其儀褆褆其節桓桓或從尼之出守京口于襄于宣克振克守作藩于滇洎廣東西政聲流傳如京口時持憲于郎



彼紛莫定何以殿之曰唯以靜召佐兵政戾此留都上

方用公疾遽云徂用雖不究勳則多矣琢詞隧首以示

無止



震澤集卷二十一

震澤集卷二十二

明 王鏊 撰

碑

資善大夫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贈太子太保

謚文定吳公神道碑

弘治乙丑冬十一月丙申葬我文定公於吳之花園山

友人王鏊刻其隧首之碑曰於戲公其遽至是耶當宁

之所倚海内之所望斯文之所屬其遂虚邪於戲公諱寛字原博世為蘇之長洲人祖諱壽宗考諱孟融皆贈吏部右侍郎公生有異質未冠入郡庠輩流方務舉業公獨博覽羣籍為古文詞下筆已有老成風格屢試應天不利以歳資貢入太學東海張汝弼見之曰天下亦有如此貢士也哉江陰卞郎中華伯有低頭拜東野之句武功伯徐公高邁少可折節與交曰館閣器也公以屢舉不利絶意仕進不肯復應舉天台陳公士賢時以

御史董學南畿以禮敦遣公不得已入試名在第三成
化壬辰會試第一入試大廷又第一授翰林修撰旋被
選侍先皇帝於東宫九年進太子右諭德先帝即位以
舊學進春坊左庶子預修憲宗實録成進詹事府少詹
事兼侍講學士擢吏部右侍郎久之轉左尋兼翰林院
學士入内閣掌制誥仍侍今上於東宫充會典副總裁
會典成進禮部尚書兼學士修歴代通鑑纂要仍充副
總裁公素有古學及入翰林凡有作輙傳播中外位益

高望益重學者稱為魏庵先生而不敢字每東朝進講閑雅詳明意存諷諫至理亂邪正之際未嘗不反覆為上誦之令上在東宮學少間率僚屬上疏曰竊唯東宮講學自寒暑風雨朔望令節外一歲之中不過數月一日之内不過數刻況其間又多間歇人生八歲出就外傅居宿於外誠欲離近習親正人也庶民且然況有天下者乎借曰習讀於内終不若出就外傅親近儒臣講明治道所得為多也建議者謂元儒吳澄出處不正不

宜從祀孔子詔廷議之公言從祀亦觀其有益於經傳否耳茍有裨經傳則揚雄馬融昔皆不廢今獨得廢澄也太皇太后將祔廟詔議其禮公曰昔周祀后稷姜嫄祭於别廟詩謂之閟宫魯桓公之母仲子不得祔廟春秋書考仲子之宫至宋始有兩后並祔之説然豈後世所宜法哉詔從之公年近七十數引疾求退屢詔懇留有學行聞望輿論攸歸之褒載閲月卒弘治甲子七月十日也訃聞先帝震悼命有司治葬諭祭者四給驛舟

遣官護還特贈太子太保長子奭授中書舍人次子奐補國學生皆異數云公好古力學至老不倦於權勢榮利則退避如畏然在翰林時於所居之東治園亭雜蒔花木退朝執一卷日哦其中每良辰佳節爲具召客分題聯句爲樂若不知有官者被選宮僚人動色相賀公獨蹙然曰我何以當此任哉我何以堪此勞哉及日講内殿尤世所榮而公辭之至再至三當道見其誠不彊也及掌制誥久衆望公柄用當道忌之邅迴不進意公

亦不能無少望公曰吾初望不及此吾處此甚宜之甚安之衆議為之氷釋及吏部尚書位缺中外皆屬公公又固辭之公端靖淵穆不涸涸為同不嶢嶢為異士無賢愚見者靡不歸心公亦保合兼容不見畛域平生不聞有毀譽之言亦不見喜愠之色其古所謂大雅君子者乎公為文不事追琢獨嚴體裁藴藉簡淡理致悠長為詩用事渾然天成不見痕跡沈着高壯一洗近世尖新之習作書姿潤中時出奇倔雖規模於蘇而多所自

得於戲公由侍從致位八座其聲望隆矣爵位崇矣朝廷恩數不為不加矣年至七十不為不壽矣而遠近齋咨若有未滿非以其未嘗一日秉鈞持軸以行其志邪夫公之所自立足以不朽雖位卑無年未為不貴且壽也況其兼得之邪其又奚慊乎予與公生同鄉仕同朝相知最深且久故以是表諸墓哀而不忍亦公之志也

嘉議大夫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張公神道碑

公江西南昌人生而靈異五歲出語驚人寧靖王聞其名召見之命為韻語響應無窮有心定萬事定之語王倔然驚曰異哉斯童他日必為國家偉器考松亭翁攜以入閩閩人所在聚觀丐其詩文少長還為弟子員都御史韓公雍奇之初寧靖王書元徵二字貽公因以名至是韓公為易之曰元貞字廷祥謂當為國家祥瑞也天順己卯占江西鄉試明年擢進士入翰林為庶吉士文名歘起久之授編修會憲宗初即位上疏勸行三年

喪又上疏言治道大本大原曰講學曰定治曰用人曰厚風化行此四者則庶政畢舉未幾與時宰議不合迺乞歸家居二十餘年益潛心性理之學名益高廷臣疏薦者甚衆有謂氣節恬退當今鮮倫至或有學貫天人之許當是時天下士大夫日望其起而公意確然如不復有意於斯世也弘治初召同修憲宗實録公惠然而起至則進春坊左贊善又上疏勸行王道反復幾萬言實録成陞南京翰林侍講學士既又乞歸養母家居又

九年當是時天下士夫猶日望其起也修大明會典召為副總裁至則陞翰林學士侍經筵日講時孝宗雅意向公特為低几就聽之旋以母憂去服闋擢南京太常寺卿修歷代通鑑纂要又召為副總裁至則改太常寺卿兼翰林院學士仍侍經筵日講并侍東宮講讀未幾命掌詹事府事凡誥勑上疏勸經筵宜講太極圖西銘東宮兼講孝經小學孝宗欣然嘉納亟索太極圖以觀曰天生斯人以開朕也且將大用之不果今上即位進

吏部左侍郎仍充實録副總裁未及上而公以疾不起矣正德元年十二月晦也明年九月其子采始克奉其柩以歸以某年月日葬邑之某山詔命工部治葬事遣官諭祭公癯然纖弱而崖岸孤削剛毅之氣不可犯人有過面折之為文必欲作不經人道語晚廼削異為同黜奇為平所交若陳布政士賢羅修撰應魁陳檢討公甫皆以道學自許者云張之先有諱仲芳者宋季來知隆興府因家南昌之隆阜垢大父諱孟初考諱仲實封

翰林院編修松亭翁也先夫人程氏繼黄氏子男二采栗女一孫男四女一公入翰林未幾即歸卧林下名高一時天下士想望其風采晚年始起立華要駸駸大用同列忌而毁焉昧者弗察紛然和之亦不究其中之何如也一公之身胡前譽之多後尼之深耶然公之名在天下則不可得而毁也銘曰

噫嘻東白學求其内世方疾馳我挹而退元間大吕厥聲渾鍠蘪之清廟一世震驚始誰起之卒誰尼之道之

廢行孔亦云命彼其譊譊於我奚病刻詞隧首以鴻厥
慶

鄖陽府知府贈中議大夫賛治尹俞公墓碑

中議大夫賛治尹前知鄖陽府事俞公葬在桐廬之黄
蔣山正德七年少傅王鏊刻其墓碑曰公諱藎字廷臣
成化中以進士拜監察御史出按真定等府中貴人傅
恭家豪敚民田前御史率脂韋兩端莫敢辨公毅然割
其田還于民且劾奏恭不法獲其黨惡者數人治之時

恭方幸于上衆莫不為公危事且不測竟獲免出按江
西九江外戚王氏萬氏勢方烜赫其下恣横境中吏莫
敢問公執而械之貴戚斂避吉安知府許聰以剛愎淩
上與臬司相訐奏事下公時權貴必欲置聰死公持平
不阿忤權貴意謫判澧州至則檢閘田數十頃以業貧
建義倉儲穀以賑饑大築堰陂溉田可萬頃環百里無
旱憂廵撫上其績擢知茶陵又知安陸州時流民嘯聚
于鄖急之則變緩之則為後憂諸重臣合奏須才識如

公者迺濟又擢公知鄱陽博詢民隱寛猛竝施學校城池祠壇廨宇方秩然修舉而公忽遘疾乞致仕歸矣行至武林卒成化甲辰七月四日也葬以次年正月一日春秋五十有五公所至喜興除利害疏滌寃獄吳橋民趙綱家屠于盜莫跡其所由起公以御史至其地綱見夢于公厥明捕盜六人下獄人以為神平生博學工詩尤工書人以為得晦翁筆法公卒之十四年仲子諫以進士拜南京監察御史進公階中議大夫贊治尹玆以

御史中丞治水利吴中間詣予泣曰先公以直道䡖齬于時仕不違而惠政在人不可泯葬且二十七年而墓碑未刻其實有待廼序而銘曰

桐江之濵誰樹誰封有明中議大夫鄖公鄖公之庸奮自曷史孰為佞邪惠文則指正或見醜忽殞而顛于澧于茶于郢于鄖地唯荒遠所至則發萎膏瘍蘇去其芑枿公惠多矣禄廼不羸施及後人爰有中丞中丞之來維天子使宜于民人實肖實嗣既侈其號復永厥聲實

求予詩刻在麗牲

盛氏先塋之碑

盛故餘杭聞家然自宋丞相文肅公始大其徙吳中則自判平江府君諱岫始其葬黄山自寓翁府君始黄山在吳縣西南數里而近望之隱然如舟蓋吳山之小者而山水環合草木鬰然青烏家謂其秀當有所屬而盛氏墓在其巽隅寓翁曾孫俌言于鍪曰先墓在吳中者凡九而黄山歸焉獨存水木本源之義在焉何可忘也

蓋自元季兵興所謂凡九者多蕪没而莫尋則無表識故也先大夫蓋嘗恨之他日世益遠人益衆族益散則又安能保斯之不蕪没也乎俌用是懼爰用增蒔松栢立饗臺樹華表大書盛氏之阡示後人以不忘也唯執事賜之言以昭世德以詔來裔于無窮使盛之子孫繼承承永有徵焉孝敬其無衰乎予唯盛氏在吳中占科第登仕籍者累累有焉其餘又各以醫名家通籍于朝官于鄉累世而不絶也何其盛哉信其先之積累深

且長乎固不獨青烏家所謂山水之秀而山水之秀亦或不可誣水木本源之義則自不可忘也予故為著之蓋塋域之延袤凡若干畝中為繚垣垣之正中為𠩄曾祖寓翁諱似祖府君之兆其西為伯祖諱賢府君之兆又西為伯考諱宣伯府君之兆其東為祖考諱棣府君之兆又東為御醫諱寅府君之兆又東為太醫院士諱儼暨醫學正科諱佩府君之兆高祖諱宗仁高伯祖諱忠二兆遷自齊門今在垣之外北上諸殤穴在垣之外

東西坡下其西南隅為翰林待詔李先生貞臣之兆先生揚州人寓翁故人也老於吳中無所歸遂以葬焉春秋祔饗之其諸世系行歷刻之碑陰

廬州府馬侯遺愛碑

馬侯汝礪初以秋官員外郎謫判廬江久之進同知遂知府事上之元年擢叅貴藩去之日廬江父老遮道挽留不得則相率作祠城東肖其貌以事迄于今民愛戴如初不替合肥諸生丁子奇走吳求紀其事廬為郡當

江淮間地多荒遠侯至則劬躬撫循流民來歸者給以閒田俾肆力以耕而免其徭役濬治三堰陂壋溝塘水利流通於是户口增田野闢節縮羨羸斂散必式積糧至五十餘萬石歲旱民饑令驗口受糧仍散處寺觀作糜以飼屬縣則之所全活一萬八千餘人廬故有城而承平玩愒日以就惡侯市材陶甓增築三千丈有奇樓櫓守禦之備莫不繕理霍六之間盜賊出没設官守隘巡警以時於是民不知饑盜賊屏息又立社學于諸鄉

録其稚髦為學官弟子大修宣聖廟建尊經閣購經史子集萬卷于中以待學者之求吳将軍周瑜宋包孝肅拯馬少保亮劉學士筠墓在境内皆祇謁修治禁民毋得樵牧宣聖裔孫寓舒程端中裔寓英山蘇文定裔寓霍山皆召恤之復其家又立余忠宣公祠三蘇祠設祭田俾其後守之於是士皆翕然嚮方奮於節義餘若使館府治橋梁驛傳倉庾囹不以次秩舉而民不知其勞且費比其去郡粟餘于倉財餘于庫旁郡歳饑往往就

告糴焉而無不給侯醇懿清明勤於吏事而又飾以文學風以節義去廬久矣而寄惠在廬食有高廩學有次舍野無懸耜濟無病涉老稚嗟咨相與尸而祝之伐石紀美庶無忘于世世侯名金汝礪字蜀之西充人今為淛江左布政使其詞曰

嘻嗟焉侯言治于廬彼廬之人有奠其居老稚熙熙不怨以尤侯今邁矣侯德在氓原田每每我畬我耕崇墉言言我寢斯寧我倉既盈我梁我逝挾冊來游類水淠

渭傒侯復來顴閣則遠侯來何遲去乃莫挽肖像在堂
世尚無諼

江淮平亂碑

明受天命君萬邦九聖相傳海涵天覆休養生息百五
十年絶漠遐荒罔不率服而近甸小醜蠢兹弗靖皇上
赫怒興師越二年始討平之先是正德初有逆竪盜弄
朝枋以淫刑苛政毒海内海内靡然發動逆竪伏誅羣
盜遂作五年霸州人劉陸與弟柒齊彦明相煽起合他

盜楊虎横行齊魯趙魏徐沛間所至張旗蓋鳴金鼓屠城破邑發庾潰獄殺戮燔燒奸淫慘毒僵屍被野千里蕭然甚者竊名號執王臣截漕舸攻宗藩上初命惠安伯張偉都御史馬中錫討之師久無功乃逮偉中錫還而兵部侍郎陸公完毅然以討賊自任乃命兼都御史節制諸軍且調沿邊驍將健卒以行公以六年八月至涿州中外洶洶言陸菉彦明將以其衆入寇宜還師以衛京師公曰吾受命至此有進死無退生乃率兵直前

遇賊於霸州之平口遣許副總泰卻游擊永與戰克之又進戰破賊於阜城於景州而楊虎復擁衆北來衆懼不敢適適馮副叅禎以麾下至與永泰合擊於景州之宋門店大破之虎僅以身免時天下承平久民不見兵革一旦盜起所在或潰或死或迎服羣不逞且蠭起從之勢不可制及是王師屢捷從賊者始悔且懼公因開以生路立招降幟於軍前其衆多散去者又命郡縣各繕城濬池清埜以竢賊至無所掠楊虎既敗獨率其衆而

南九月陸棨彦明冠曹州諸將合擊大敗之於曹之裴子巖是役也賊之銳卒畧盡幾不能軍上復遣中使至督諸軍與戰于湯陰又大敗之永又追敗之於穆陵關劉副總暉又大敗之于滕縣七年賊率其餘衆至下邳淮上總漕張都御史縉遣兵禦之賊破北門有四酋迭進輒斃之乃逡廵遁去叅將李瑾又邀擊敗之賊奔登萊公率諸軍追之遇于嵩淺坡殺其衆殆盡陸棨彦明獨挾驍猛三百餘騎逸去北走霸州突過臨清又奔河

南又奔湖廣劉陸隨溺水死𣏌與彥明奪船東下犯鎮江江陰楼海之狼山忽泝江上犯南安安慶公復被璽書兼程馳至衆謂賊且北去公曰賊技窮矣必且復南以窺吳會乃分兵駐京口張總漕洎王都憲縝俞都憲諫時副總源各分兵守要害賊果復下據狼山公率兵至江陰會天大風賊船糜碎遣諸將襲之賊奔據山顛矢石雨下暉引所部力戰暉與任璽戰山北汞戰山南咸戴盾跽行奪其險賊墜巖下死者無算𣏌乘小舟將

遁溺海死彦明為宣府游兵所殺楊虎之南下也官軍
扼之河上虎渡河官軍亂石擊之溺焉至是羣盜盪平
中外乂安議者咸曰盜縱横南北所至創殘罪稔惡盈
肆皇天震怒動威以殄滅之予以為唯天祐民唯人順
天唯節制公殫衷許國運籌料敵指付必堪諸大夫戮
力抒忠勢成犄角諸將士推鋒摩壘勇賈先登相與成
此膚公葢天人協應之効最是役大戰十二小戰數十
斬首一萬五千五百有竒降散者不可勝紀七月甲午

班師誅餘賊於市劫脅者悉縱歸之捷聞自節制而下
襃賞進爵有差詔建江海祠於狼山相與伐石紀勳以
示永久詞曰
赫赫皇明坐朝萬方克享於天錫祚無疆運鍾百六奸
竪亂朝寔生厲階遠近驛騷盜賊𢱢起千萬為羣血人
呀呀虎噬虵吞城市丘墟邑里蕩空有事招徠日奏罔
功帝曰來究汝惟予度其往視師總我戎務桓桓虎臣
雄邊健兒授爾節鉞惟爾指撝公至會師誓清大憝受

命徂征無或撓退王師竝奮孰我敢遏曾是螳臂而當車轍載扼其吭載斬其枿盜始犇駭顛踣北南飛走計窮海山之嶔狐妖憑丘鹿鋌走陰天厭盜虐海作颶風我師乘之遂殲羣兇王路載夷黔黎相慶江淮克全玆惟天幸始盜之萌豎也當國迄盜誅夷授任必式治亂之萌昭哉不忒鐫詞海崖昭勲懲亂後誰效尤視此京觀

蘇州府建文丞相廟碑

忠義之在天下未嘗亡而宋世以身狥國能信大義於天下者視前代為獨盛而文丞相之死猶偉且顯其許國之志屢蹪而奮百挫不回至於今愚夫穉子皆知其為烈也夫死一也有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則所處者異耳是故非死之難處死為難若公可謂善處死也自古死國者非一然皆居其官死其事職也方元兵渡江詔徵天下勤王無一人至者公於時出知遠州非有天下之責乃獨慨然奬率三軍毁其家以狥國其氣固已

凛然蓋天下及挺身使虜被執而逸流離閩關山棲海竄亂卒達行在當是時宋蓋亡矣猶號召義旅克復州縣軍敗身執志在必死祈死不死卒致之燕雖元之君臣亦皆咨歎其賢必欲生之不得卒得死柴市從容南向有若平時蓋成仁取義公志素定於中非若倉卒履變慷慨殺身之為此公之死所以獨異而其節尤偉且顯者讀其傳誦其詩悲其志想見其人於乎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公之起則知平江常州受圍公遣兵援之會詔

趣入衛公去而平江旋送欵矣使公不去平江必能與常犄角常猶戰不屈公其有不能爭二州戮力勢或可支即不能支亦當背城死戰元兵不敢長驅臨安得徐為之備不至倉卒銜璧一旦猝而為虜也其後公過吳門感念悽愴遺民聞公至無不垂涕者於此見公之惓惓於吳吳人之不能忘公也公既死燕京廬陵皆有祠而吳獨缺太僕少卿文君森其先自廬陵徙衡山自衡來吳蓋公之裔冑也子斗顧以其地作廟世守其祀巡

按監察御史謝君琛以聞詔可賜其廟曰忠烈有司春秋饗祀如禮正德十年月日廟成斗來請予紀其事於麗牲以詔來裔銘曰

嘻吴故墟有巍新宫宫祀為誰丞相信公元為長虵吞噬中夏飲馬長江已無宋社公獨奮然率兵勤王吾伸吾義焉知存亡崎嶇嶺海百死無二卒死於燕卓哉正氣公身可殺公志莫敓千萬斯年其氣烈烈撑拄乾坤昭揭日月唯忠唯義率土嚮之況兹吴門公所素治公

治于吳不能百日公惠在吳終古不沒公肖公遺後復吳居作廟揭虔帝命所俞綱常民彞弗渝弗隊饗祀千秋為世臣礪

杭州重修岳武穆廟碑

宋少保鄂國岳武穆王祠墓在錢塘棲霞嶺之陽有司以朝命歲時饗祀廟號宏麗而後迫於山麓湫隘沮洳日以頽圮正德某年月某官某承上命鎮杭首謁祠下顧瞻咨嗟乃捐貲鳩工剗巖巒剗荆棘得地之東直者

若干丈闢為寢廟廷以廊廡巍然翼然遠近瞻悚仍謁余文紀其事夫武穆之死迄今且四百年人過其祠下猶為痛憤欷歔欲籲天而無由於檜之姦則裂眥切齒思食其肉而不厭何哉宋以忠厚立國百五十年未有大惡於民金人長驅入其國毀其宗廟社稷二帝蒙塵后妃嬪主纍纍而北是天下之大仇也大恥也武穆奮起行閒挺身為國復仇驅烏合之衆摧方張之勢坐使敵人不敢飲馬江南是天下之大功也大忠也當是時

使其君能專任之乘破竹之勢擣穹廬之虛二帝可還中原可復宗社之恥可雪一旦金牌十二亟召還之大功垂成而不就又使奸臣舞文鍛鍊父子駢死獄中是天下之大冤也大恨也縱姦檜以和誤國忍害忠良為高宗者獨忍棄其宗社使大功不成大仇不報大恥不雪貽萬世之恨乎至于今所以憤檜之姦痛王之冤而重歎高宗之昏惑也夫以武穆之忠檜之姦今之孺子皆能知之而高宗獨甘心焉而任之而殺之何哉物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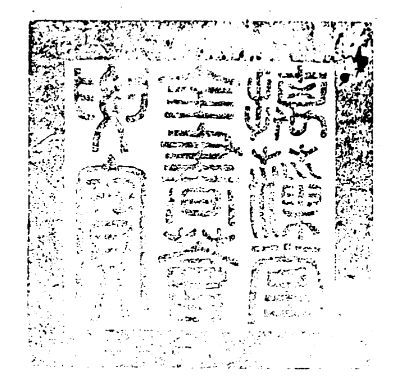
蔽之也高宗之孱也覩靖康之禍褫魄久矣惴惴焉自保江東不啻已足無復中原之志檜窺見其隱首倡和議以中其欲武穆忠義激烈以恢復自任然非其志也而有功高不賞之嫌一時羣小又從而譸張熒惑其間遂使是非倒置大不忠者為忠忠者為大不忠也可不哀耶自昔人君莫不欲奬忠賢而忠賢每至擯棄故子胥沈韓彭醢檀道濟殺豈獨高宗哉高宗其甚者也余故表而出之以為萬世戒使後之人君得永鑒焉所謂

無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銘曰

噫嘻武穆今且安之其果亡乎其忠勇憤烈之氣將猶有不亡者乎將為星辰以照臨下土乎為雷霆以泄其憤怒乎將彍風叱雲上下于天為帝督姦乎將復為忠臣義士以輔佐國家降生人間乎姦檜今已臭腐完顏久已丘墟中原之境盡歸國家前日之憤亦可舒乎相彼冢樹枝皆南指則其精誠惓惓于南也其尚猶生時乎吳山峩峩兮巖曰棲霞寢戍孔安兮惟王之家王今

安之兮忍獨去此故邦儲祥祛癘兮庇我氓於茫茫潔吾觴兮精吾糈于萬斯年兮俾我氓以不忘

震澤集卷二十二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録監生臣王永榮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震澤集卷二十三
四

詳校官侯補通政司經歷臣郭祚熾



震澤集卷二十三

明 王鏊 撰

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白公神道碑

白氏遠有代緒宋季有諱繼昇者自洛陽來家毘陵後復徙采菱港然至康敏公始大康敏事茂陵泰陵位至大司寇太子太保立朝四十餘年為國元老公為之子

趾美前人致位中執法後先相望可謂盛矣公諱圻字輔之年十八占應天鄉試明年登進士授南京戸部主事進刑部貟外郎郎中改戸部督漕運以憂去改都水郎中陞浙江叅議時逆瑾柄政有承風旨開處州銀穴者公曰不可目前之利小意外之變大乃以贖金充内帑事得已鄞有少年為日本館甥已乃隨使入貢鄞人執之以問夷人大噪公曰夷狄不可以中國之治治少年者予之無損治體奪之或啓釁端縱之逸長與有田

嗇於水凡八十頃而粮固在民甚病之公為奏免轉福
建參政汀漳盜起公輿疾率兵至大田驛相拒二十餘
日會鎮東官軍至合擊之賊乃解散進山東左布政使
遷尹應天遂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提督南京粮儲應
天康敏舊治也大興學校招復流移修舉康敏舊定義
役上便宜七事皆切時宜時京儲歲入一百二十七萬
所出乃一百五十餘萬石公奏南京根本重地儲蓄減
耗所出多於所入何以持久請革冗費冗食及武臣逋

貿不法坐辜者若干人時太夫人蔣春秋高公屢欲乞
歸養不得平居憂戚滿容及聞訃奔喪歸旋得疾卒毀
也事聞賜葬祭命有司營葬春秋五十有二公性明爽
樂於興事而議論每依於忠厚於故人子弟及貧弱調
護周至蓋有康敏之風焉至案致樂清徐揔紀之罪平
反安吉知縣廖紀之冤窮竟泉倅干茂之贓而雪副使
張壘之誇譏寬恤山東流賊殘破州縣撿奏守志不汚
者表章之所在賑饑恤災尤為人所稱道以某年月日

葬於烏龍山之原配何氏累封淑人子男二詵太學生
誼庠生銘曰
噫嘻康敏佐佑茂陵及我孝考八座具升式敬由獄
國祚用登餘祉綿綿公繼其閥保釐留都秉國之法
人曰甚似康敏之子平恕清明所至有紀唯宋魏公乃
有懿敏克對前人令緒無霣采菱之濆流風斯在唯爾
後人尚繼無怠

明故中奉大夫河南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右布政

使沈公碑文

沈故汴人其先以醫扈宋南渡來家蘇之長洲思陵嘗書良惠二大字賜之故吳中稱良惠沈家元有醫學提領諱瑛提領生彦才平江路醫學録學録生德輝淛江行省醫學提舉提舉生日彰日彰生潛皇御醫博學工詩歷事仁宣二朝考守以公貴封奉直大夫歸德州知州妣楊氏封宜人公生而多病十歲始入小學學賦詩鼓琴繪畫篆刻曽無仕進意年二十始鋭意經史學大

進成化庚子遂占應天鄉試甲辰第進士出知河南歸德州州當黃河衝隨塞隨決公至相度源流地形高下乃於城外五里許築長堤捍水樹以榆柳又開白柳等河河水由之入淮睢民始免墊溺饑歲民流作粥以飼老弱少壯給之行粮使歸耕且給之子粒牛具戶口日增鄰封有訟久不決公立決之兩皆意滿而去部使者上其績賜之誥命入為右軍都督府經歷出知廣東南雄府以憂不赴改授浙江衢州府衢多水田雨則溢晴

則瞨公大興水利濬陂池築堤堰修復甿星等閘民田得灌溉而城中無漂溢之患又倣常平倉例歲饑減價以糶收成增價以糴豐凶有賴倉無紅腐初宣聖有嫡孫在衢僑於齊民公始命復其家疏於朝得世襲五經博士又奏起樊尚書瑩崇飾先賢趙清獻祠為政知所重類此事聞進階中憲大夫尋擢山西左參政又進河南右布政使河南民曰是故歸德君耶懽迎未幾歸守制吳中屬逆瑾亂政坐罰米三千六百石官有不快於

公者因疏公老疾不事事公不辨誄曰言官言是吾老矣遂卧不起居吳下十年年七十一卒正德庚辰六月十三日也十二月某日祔葬吳縣竺山之先塋娶龔氏封宜人子男三基本府醫學正科堅太學生垕始就學女一贅歸樟先卒孫男二鎰鉉沈世以醫名吳下至公始以文學登科第致仕方伯敭歷中外二十餘年弟𦾔入翰林位至春坊諭德譙鄉貢進士吳人蕐之公體貌癯赳義則勇所至興除利害汲汲若不足山西不當事

河南任未久故政不大聞其在歸德衢州興滯起廢膏枯沃瘠遺愛寔多至今民思之亦可謂不負所學矣余故撮其大者表之墓上後之人尚有考也

資善大夫戸部尚書贈太子太保顧公神道碑文

顧之先本吳人國初徙民實臨淮公曾祖彥華在徙中遂為臨淮人今鳳陽也祖瑛累贈左副都御史考震順天府治中贈左副都御史公諱佐字良弼登成化乙丑進士授刑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時錦衣衛都指揮牛

循嘗怙勢殺人鎮守宣府太監顧雄分守紫荆關監丞鍾欽事多不法公按致其罪識者謂公有守矣出知河間府府畿甸也貴戚庄田棊峙境内聞公至皆戒其下不敢乗勢轥轢先是定徭役悉委吏胥多寡高下一出其手驛當孔道老奸宿蠹蟠結其中公會校出入據籍履畮定為程式其弊遂絶郡有瑞蓮秀麥之謠政聲流聞進四川按察副使整飭建昌兵備越巂山崩地震民震駭蕩析公僊心力撫循增修屯堡哨戍民以安堵徵

拜大理少卿尋進左僉都御史廵撫山西提督鴈門諸關改南京都察院提督廵江進右副都御史戸部右侍郎久之郊西三邊告饑孝宗命公兼僉都御史往涖之召至御榻前詢問慰勞賜以白金文綺有如朕親行之語且顧近侍紀之公至條陳便宜多方區晝始有三年之積矣正德初戸部尚書韓公文率百官伏闕上疏得罪去公實代其位旋有玉帶麒麟服之賜時逆瑾盜政威權日熾士夫見者多為諛詞諂貌公自若也瑾諷諸

司各進羨餘以入私蔵公曰吾部無羨餘者瑾啣之未發也瑾憾韓公不已捃摭百方無所得會部有故册逸弗得瑾欲以為韓罪㗂公上其事公持不行因奪俸三月公曰可以去矣遂引疾乞歸疏再上得允即行瑾令邏人日詗其過無得意未慊時命官按三邊儲儲有紅腐則以為公罪公時去邊三年餘矣詔罰輸米八百石于邊遼東邊粮以荍易米弘治中有旨准行又以為公罪罰輸三百石戸部有鈌失又以為公罪罰輸百五十

石公素貧殫家資以輸不足稱貸益之人皆寃之公無慲色正德丙子十一月七日卒于家春秋七十有四以戊寅年某月某日葬城西朱家之原公貌温氣和内守堅定立朝四十餘年當財利紛華無所漸染權姧歘㷔無所跛倚其可謂難也已初壽寧張公發自河間公為河間守嘗有德焉比當路每輸欵於公公謝之方其為大理也或以為壽寧之援也及壽寧有召朝士坌集而公獨不往時王端毅為冢宰亟稱公始知所自焉逆瑾

伏法公事益明至是訃聞詔賜太子太保命有司治營域遣官諭祭如故事夫人黄氏繼張氏子男五伯謙名能文學占應天鄉試卒次仲諧太學生次叔諳季識季詵孫六承芳承恩承德承勲承忠承志比葬仲諧自臨淮奔至蘇泣曰公與先公同朝嘗以文銘賢公卿今其可辭予曰然吾知乃公者遂為表於墓道仍系之曰士抱負所有患不得位以行得位矣患不逢時以抒其志若顧公奮自一經致位八座遭值權姧擯斥以去其藴

有不能盡施者耶然顛頓挫撼不沮不屈亦可自表見於世矣後世其有知之者乎其無知之者乎於乎傷哉

邵尚書母過氏太淑人貞節之碑

凡忠貞之節有二當家國多艱捐軀蹈難臣之忠也任匡弼之計擁殖委裘社稷危而復安忠之大也以身殉死婦之貞也礪氷蘗之操撫嫗褓抱宗祧絶而復續貞之大也故曰死易立孤難南京禮部尚書無錫邵公之母太淑人過氏宋宗室徐王郡馬孟玉之裔適贈通議

大夫副都御史純和府君尚書生三歳而大夫蚤世太淑人方盛年族人欲奪之節太淑人嶷然自持誓不復貳及家析産金帛泉貨一無所取獨取先守一府君手校遺書千餘卷曰將與吾兒讀之且育且誨備履艱辛遂見尚書取科第知方州歷户曹郎按察副按察使布政使御史中丞督漕鎮淮安皆至官食其禄及尚書以守正忤逆閹斥旋改貴州有户部亞卿之召太淑人時年七十一矣病不復能之官尚書因乞終養于家不許

再疏三疏至五疏始許之家居八年進令官又固辭不報今上即祚起之復辭疏前後凡七上有云臣無兄無弟無子以代養兩世一身更相為命聞者悲之雖朝廷不能奪也遣有司以禮存問時太淑人八十有一矣君子曰太淑人至貞也撫二歲之孫位登八座為時名臣邵宗以光尚書純孝也不以八座之貴易一日之養屢抗明詔必得所請語云死者復生生者不媿太淑人有焉聞以善養不聞以禄養尚書有焉而國家以孝治天下

曲成臣子之節何其至也初尚書為中丞詔襃之曰矧予風紀之臣上有貞節之母及是又被恩典作而言曰兩朝希世之恩臣實何德以承之乃作貞節之碑以表太淑人之操以揚天子之休命于無疆鑿訾執筆隷太史屬之銘銘曰

聖有謨訓託孤寄命忠貞不渝家國斯競噫昔邵宗天降之割綿綿宗祀千鈞一髮惟太淑人不震不奪教育遺孤再高門閥惟皇嘉之進有封號犀首錦橐五

花之誥爰命爾子八座是參典朕三禮保釐于南於赫
渙汗臣敢言私臣有苦心天其鑒茲惟皇之仁曲成不
遺至誠動天乃允厥辭母子相保鶴髮蒙茸一堂之上
洩洩融融菽水之歡孰與三公孝莫與夷貞莫與尚孰
克成之綸音在上百爾有位尚是則象

通議大夫南京兵部右侍郎王公神道碑

王氏裔出瑯琊晉光禄大夫覽覽孫鎮東司馬導渡江
為元臣周顯德中明州衙推仁鎬始居分水宋漕貢進

士宗成來家崐山之湖川湖川近分屬太倉故今為太倉州人公諱倬字用掄曾祖琬祖琳考輅俱以公貴贈通議大夫南京兵部右侍郎妣皆贈淑人公自幼頴敏年二十始從師授周易往往發師旨所未發二十五占應天鄉試成化戊戌登進士出知山陰縣以憂去改餘干又改蘭谿於山陰興滯補弊革額外科取之弊政聲赫然為八縣首餘干有張李二姓爭田積三十年不決援據至千人公行視田指一大樹曰以此為界二家俱

厭服凡疑獄刄迎縷解未朞月囹圄為空贑盜殺信豐尹公督兵討之賊據山為險擂石雨下莫敢進公夜縱白羊千頭於山下鼓譟從之賊亂投木石比曉略盡進兵大破之生擒三百餘人斬首千級遂平其地撫廵交薦蘭谿以積逋粮里長繫盈獄公至一訊釋之在赦前者皆與蠲除餘為立限以次輸足旬日獲盜十餘輩夜戸無警素舞文者皆斂跡復以政最奏起弘治乙卯擢南京山西道監察御史首刻文選貪汚郎中貢欽罷之

又劾免尚書不職者五人方面二十七人楊太監者倚寵横甚至箠撃進士又劾罷之時北邊大警詔以平江伯陳鋭充揔兵公言鋭素非統御才必僨事已而果無功旋進貴州兵備副使承米魯福祐亂後荒夷出没為患公乃修城堡宣朝廷威德漢夷畏愛土官阿偉素桀驁不受約束公召之即至俛首讋服正德丁卯以例裁革改廣東瓊州兵備時新脱符南蛇之亂生黎為梗公廵視多所俘獲贖還男女若干人崖州千家邨尤猖獗

公屢聲言討之而師不出忽乘其無備襲其巢穴大破之明日大戰又敗之斬獲甚衆分三大村為小村以弱其勢奏建守禦千戸所自是黎人不復反論者以為奇功公不以聞進雲南按察使又進廣東右布政使會征臨賀砦克之餘賊匿山谷衆欲乘勢殲之公不可以禍福諭其長悉來降事聞有白金文綺之賜改四川左布政使首革錢穀出内稽留之弊時盜起蜀中逼成都鎮守議焚附郭民居以絶賊公曰是益賊勢也乃勒軍列

營以待洞開四門賊不敢逼時列郡羣疲於饋運在途多遇虜掠癘疫死者相屬公皆罷之出庫銀糴米貯各倉量遠近給之民免轉輸軍無缺乏揔制彭都御史令具馬三萬緩則以軍法從事州縣猝無所出公命各鄉馬俱入城避賊虜掠不數日馬具足又需熟粮四千石明日日中至公督各市行分運至軍中日猶未午彭公大竒之旋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整勑薊州兵備兼廵撫順天等府時屬縣大饑人相食公奏請通州米十萬

石賑之以轉輸比至民且為溝中瘠乃許在邊官軍俸粮預支兩月益以僦直而以官軍所在俸粮散給饑氓軍民兩利焉全活以萬計時虜射死叅將陳乾揔兵大監合軍討之屯馬蘭峪公曰虜知吾兵屯西必且東入乃命指揮葉鳳率兵伏山下虜果毀東墻入伏發斬獲六十餘級馬一百五十匹奪回男女千餘事聞有敕奬勵有白金文綺之賜御史劾指揮十七人臨陣退縮當斬公曰未經督委何謂退縮十七人皆得免乙亥進南

京兵部右侍郎旋以七十懇乞致仕不允得贈祖考皆
如公官廕孫世德為國子生及年七十二三上疏乞歸
上不得已許之給驛以歸仍令有司以禮存問蓋異數
云歸三年卒正德辛巳三月九日也嘉靖二年十二月
葬某處春秋七十有五初娶陳氏贈淑人繼陳氏封孺
人再繼陳氏封淑人子男二愔㤈愔國子生女三長適
大名府推官葉夢麟次適盛有成次適國子生史贇孫
男二世德世闕孫女三公癯然儒者而胸中富有經濟

善因事為功不為矯激之名亦無詭隨之行故所至有聞所去人思之在餘干額外積粮六萬石廣東覈庫藏出內復在官銀八十餘萬兩薊州修築邊墻四百里嘗道出彭蠡有漁者數輩趨而前曰公故餘干父母也爭獻魚酒公為各少受之之官四川過臨賀餘冦多在人為公危之至境諸蠻相率迎拜道左曰生我者公也護送出境貴與崕州各立生祠以祀居鄉以孝義稱親病躬視湯藥不解帶居喪三日水漿不入口比御而不入

與兄析烟念其子女多讓以已田半創立家廟具祭器割田千畝為義庄授宗子世掌之立條約族人昏喪吉凶之費頒給有差吳中苦粮役往往破家人争規避公獨曰吾家多受國恩敢辭公役乃會族人粮多寡割田千畝分番應役公無負租族無縲繫其餘故舊僚友師資下至戍卒役氓饑凍患難有告者必獲所濟逆瑾擅政兇燄熾灼或勸公為自全計公曰死生禍福天也使我因是毀其平生雖生奚為其自立又如此銘曰

士有狗名隨世俯仰或泥古陳當用而爽嗟嗟王公乃異於斯自為小官厥問四馳于臬于藩民去而思或試于邊出奇不窮孰謂儒生屢奏膚公利害交前厥守彌定留都來歸其用未竟惸惸孤嫠恃公為命賑貧贍族是亦為政胡不百年表止鄉邦刻詞隧首昭晰茫茫

吳郡治水之碑

今天下財賦多仰東南東南財賦多出吳郡而吳郡於

東南地最下最多水患南方夏秋之間最苦多雨蘇湖渺然輙成巨浸故官多逋負民多流殍於是在廷之臣爭言水利而以吳淞白茆港為首請設官專治時巡撫應天等處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西蜀李公方著名績詔即委之進太子少保工部尚書得便宜從事公奏是非臣一人所能獨理詔復以工部都水郎中林君文沛顏君如環往佐之公奉詔感激思奮欲為國家建東南無疆之利博訪羣筞相度源委謂東南諸水咸匯太湖太

湖由三江入海而三江久失故道東江不可復尋獨婁江尚在吳淞江雖在而多淤其别出一支分從常熟白茆港入海最大且駛而海沙閼塞久成平陸民且屋廬墳墓其上自成化以來每議開之輒畏其難而止弘治中徐侍郎貫濬之不能深廣旋開復塞以大勢論之太湖吞納衆流猶人之腹白茆吳淞則尾閭也陽城昆承華亭諸處猶脉絡也尾閭不泄腹且䐜脹為病四支百脉無不病者將事之初横議紛起或謂水旱天數非人

力可治或謂治之復塞徒費且勞或謂濵海地勢高卬
鑿之覆引水入内為患公皆不聽曰我知奉詔行事耳
民固可與樂成不可與慮始乃駐節湖上且行且度度
地賦功量功賦役彻淺深計遠邇力多賦諸近財分取
諸遠而蘇獨任財力之半廬舍有次樵爨有所分授以
責成時犒以行賞天時晴和法令明一衆心競勸率未
明興作入夜未已河上燈攅如星畚畚如雨讙呼之聲
數里不絕不數月功告成矣初白茆自北達于江河形

詰屈不可復通乃改就東南挑平陸直注諸海自雙廟至東倉通一萬七千三百九十二丈其深一丈五尺闊三十三丈白茆上流又開尚湖昆承陽城湖各隘為塘為洪為港為涇為漊者凡十有九又於宜興濬百瀆武進無錫濬桃花港龍蕩九曲城墅河江陰申港利港橫市河皆文沛所理也吳淞江上流頗通利自夏駕浦至舊江口僅如衣帶不復容舟因其舊形廣之深之自夏駕浦至龍王廟江口凡六千三百三十六丈其深一丈

二尺闊十八丈又於湖州濬大錢小梅七十二溇吳江濬長橋一帶引湖水散澱山等湖峴山濬趙屯太盈道褐等浦其為浦為港為涇為浜尤多皆如瓌所理也白茆港口海潮日至沙泥易閼則為石閘一陽承湖水至斜堰分流七浦塘則可少殺白茆之流又為堰一夏駕浦新洋江吳淞之交橫引江水斜趨婁江則吳淞勢弱不能蕩激易淀且閼又為石閘一盍䟽宜興湖州諸閼水歸太湖無礙則常之宜興武進湖之烏程歸安松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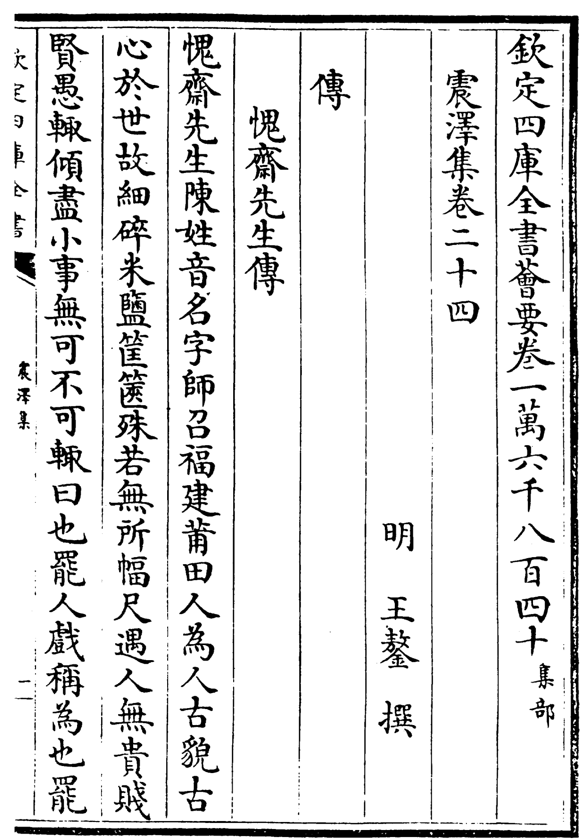
華亭可無水患濬吳淞白茆之閼太湖之水入江海無礙則蘇之長洲常熟崐山可無水患而吳淞白茆之役最大功費尤多始事於正德十六年十月嘉靖元年四月訖工是役也為工凢四十一萬二千五十三銀為兩若干米為石若干費亦大矣雖然天下之事成之難隳之易故曰功者難成而易壞者也東南之水古人治之多矣至國初則又壞故夏忠靖治之正統間則又壞故周文襄治之景泰中則又壞故李侍郎敏治之弘治中

則又壞徐侍郎貫治之則今日之功又安保後日之無壞乎保而勿壞則在後之人焉勿廢疏瀹勿惰啓閉勿縱豪強勿規小利所以保之也予家於吳嘉公之績之有成又欲其久而不壞也刻碑河上以示後之人銘曰

清濁肇奠勢東南傾萬流趨之赴于滄溟厥趨未至太湖是匯三江分流朝宗斯沛神禹之績萬世攸賴三江既湮水乃潰溢大浸稽天傷我稼穡當宁患之命我今公許以便宜為朕司空公來湖上詢民之瘼白茆

吳淞三江故蹟故蹟久閼河則為虐乃經乃謀乃疏乃
鑿萬夫子來其集如雲勞民以佚勞乃不勤三閼既疏
百川來同吳民讙呼司空之功公曰何功奉詔之旨古
亦有言行所無事無事之事民乃奠安刻碑河上以眎
不刊

震澤集卷二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六千八百四十 集部

震澤集卷二十四

明 王鏊 撰

傳

愢齋先生傳

愢齋先生陳姓音名字師召福建莆田人為人古貌古心於世故細碎米鹽筐篋殊若無所幅尺遇人無貴賤賢愚輙傾盡小事無可不可輙曰也罷人戲稱為也罷

先生又稱愧齋先生居官三十餘年頹然而已胷中是非輕重涇渭甚辨與人交際錙銖不爽遇大事有不可必如其志自羅倫王徽等貶斥中外結舌以言為諱先生為編修上疏曰竊見近年災異屢見雨暘愆期翰林論思之地也臣敢不竭其愚臣觀春秋二時陛下雖間御經筵以講聖學然勢分尊嚴上有所疑未嘗問下有所見不敢陳願於退朝之暇擇一二儒臣有學行者引對便殿少霽天威有疑輒問務使聖心渙然而止方今

人才日降言路日塞異端日熾宜召還致仕吏部尚書李秉修撰羅倫編修張元禎評事章懋給事中王徽新會舉人陳憲章置之臺諫革去法王佛子眞人位號禁止創建寺觀則正人用言路開妖妄息不報司禮監黄賜母死省寺監院無弗吊祭翰林獸未之詣也一日徐侍講瓊言於衆曰時且如此獸得不往乎衆或應或默先生忽奮然大怒作而言曰堂堂翰林相率而拜内臣之門天下其謂何斯文其謂何詞氣憤激聲淚俱下於

是言者大沮事遂已汪直之在西厰也氣焰烜赫出没如鬼神一日有校士突入兵部郎楊仕偉家收縳仕偉拷掠及其妻屬衆駭莫敢闞焉先生其鄰也登墉呵之曰爾何人敢爾不畏國法其人曰爾何人敢爾不畏西厰先生曰爾欲知我乎我翰林侍講陳某也聞者為之縮頸劉文穆之起復也先生自南京與書止之文穆不悦其後當路有缺吏部擬先生文穆輒沮之曰某腐儒也不可用先生由進士為庶吉士授編修進侍講擢南

京太常寺少卿九年乃進卿云先生為文典實有理致尤邃於經學四方舉子質經者塡門塞坐得一語人人各厭其意中外顯仕多出門下者

太史公曰語有之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信哉觀愧齋先生平居恂恂語若不出口至其疏時事叱邏卒排衆議何其壯也於乎其所謂篤行君子者乎

張養正傳

張顧字養正醫名擅吳下中年以瞽廢而氣岍峭直不

衮周文襄公巡撫吳中賔禮之議論侃侃不屈也其醫大概以保護元氣為主處劑多用參朮而每著奇效能預刻年月日決人生死往往奇中予昔館其家尚及見焉故得傳其事崔御史某按吳病痰氣氣短不能息養正曰此之謂支飲法當汗汗之愈知長洲王汝器病傷寒衆醫以為熱症養正曰是極寒當用附子用附子果愈高都御史尚達久患咳或以為外感或以癰結於肺養正曰胃氣傷正氣損似外感而非也卒用補劑而差

王孟南母節婦患足疾不能轉動内外醫莫知其証養正曰此風也用祛風湯差李百戶慶患嘔血吳下醫皆在養正後至曰諸公以為何如咸曰未死也養正曰吾去矣諸君治之去數十步慶死謝揮使病謂其家曰亟來與訣頃之不能言矣其家未信頃之果然北客有計姓者患痰火自詫善飯養正曰是不可為也計大怒曰我何病哉半月計卒無錫華氏數延養正昆仲三人縱言及年壽養正曰弟思濟當先逝曰幾何時曰一年許

其家特未信明年思濟疽發于背養正曰是矣不可治也乃謁他醫治之少間華使人詒曰君言不可治今愈矣養正曰有是乎歸語汝主視便中當有若絮者至某日死矣視之果然及某日死葉文莊有悸疾養正治之輙愈問之曰吾醫無過人者但病有淺深治有緩急扶持元氣取自然之效耳文莊大以為然

太史公曰近世言醫者率祖東垣丹溪謂醫中王道信然然病者每遲之及養正用之數著奇效可謂善用其

術者矣吳父老為予言教諭聞恭講邇羸疾吳醫治之率用三白湯不效謁養正亦用三白湯家人曰前用之矣養正曰子勿言投之果愈衆莫知其故豈別有巧妙乎蓋吳下言醫之良者必曰養正云

東岡高士傳

予與世寡諧人亦鮮與諧者立朝幾四十年日接天下士而所與友者才四五輩皆海内名流也晚歸洞庭得一人焉曰東岡高士作東岡高士傳高士名鳳字鳴陽

其先本出自吳有華二府君者元季館于施遂姓施氏其伯父修撰公正統乙未舉進士為天下第一入翰林為修撰未二年卒天下至今惜之高士少有志紹修撰之烈隨大父貿遷淮陰晝執烹飪夜勤誦讀或行道中默誦所肄觸人莫覺也嘗經孟子河與儕輩閱道傍碑一過曰吾能識之矣歸而書之不失一字時倪文僖公為南京禮書文僖修撰同年也以所業往見文僖驚焉為介於陳御史直夫直夫理學淵邃得之甚喜曰從吾

游者多矣好古不同流俗惟鳴陽一人嘗語之曰科第易得成一君子為難於是益潛心理學所得深矣既歸吳中時浮梁戴公董南畿學政遣縣丞敦遣入試君以病辭固召之又辭蓋君勤學過苦因得眩疾自是不復事舉業雲間錢學士亦修撰同年也以經明行修薦諸部使者或者因以牟利君曰以利媒進吾不為也自是不復事進取先壠荒穢綽楔傾圮君傷之而力不及有言於當道者有司為之葺理君因廬于墓所開門授徒

闢園鑿池養魚種樹君性度寛和而有思致種蒔必謹察天時物土之宜淺深疎密卑高向背盡草木之性故所植皆蕃茂多實久之枇杷楊梅甘橘蒲萄茶笋罔不畢具松千挺竹千竿樹皆合抱成林君食貧礪行非其義不取有不足亦不以干人蔬食饘粥筭惟三九敝袴破帷十年不易亦不垢汚敦行孝友恭慎遜讓家人輩皆化之僮僕皆循循愨謹初鄉有狂悖數犯君君不校益厚之其人則自悔改自是鄉人無敢犯者有盜為暴

君使人備之盜曰歸語汝主安眠吾不爾犯也山人多淫祀君一切革去戒其家勿得事浮屠道士四時享祀一依古禮少苦羸病晚乃輕安登山步履如飛燈下能讀蠅頭細字壯者或病焉其真有所養者耶晚搆一亭於松竹之間客至相與宴飲怡然終日人未嘗見其有戚戚容有貴者過而問焉曰君何所得而樂若是曰吾無得也吾所欲易足耳貴者惘然自失曰吾足而不足君不足而足然則君其富耶吾其貧耶

太史公曰甚哉世人之奔利日夜營營日增而日不足也是何耶近聞貴者享權倖千金以為具權貴享之百金以為犒其費也無紀極則其務得也亦無紀極孰若高士終年無所費無所取而常自足耶吾是以傳之使後世有鑒焉

貞烈熊氏女傳

貞烈熊氏女者衡府引禮舍人慶澤之女故四川布政使祐之孫也母曰孔氏宣聖二十代孫熊故家青齊而

來家於吳女生而端潔明慧能通孝經小學列女傳諸書幼則許聘無錫秦漢漢暴死女聞哭泣不食一日忽謂侍婢曰吾死屍當歸秦婢訝其言而未以為意也婢出即閨門自縊婢驚還救得不死他日有媒嫗至其家與其母語久之問婢曰彼嫗何為者婢曰不知也佀聞聘禮姑納外家女曰是為我也故以事遣婢出又自縊家人奔救復免自是不敢復議然郡人以其賢父母亦以其少也終不能釋有馬謙叔者亦為其子求婚女聞

即不食欲自縊不得遂引刀斷髮截其右耳未殊流血滂然仆地即死父母驚救適有百金良藥傅之久之乃甦所親或諭之曰適人之道一與之醮終身不改今汝未預執笄未成婦也未醮而孀禮所無也汝得無過乎女曰吾雖未嫁心已許之矣吾自幼所知者秦氏不之秦復何面目適他氏之門且吾終身侍父母之側亦何不可而必欲吾嫁乎諭者曰汝富於春秋守之寔難父母在父母是依他日父母即有不諱汝復何依是時貧

寠寒餓汝得無悔乎女曰吾今日惟死是求死且不畏何畏於貧且吾志已定豈以死生貧富二其心乎諭者歎曰眞烈女也不敢復言及漢且葬女謂其父母曰吾不獲事其生欲送其死遂衰服至秦氏姑亦已卒女哭之成禮又拊漢柩哭之哀時漢止一穴女以堊畫其傍為一穴曰吾終歸於是秦氏許之至家屏去華飾素服以居雖至親莫或見其面姑蘇太守扁其堂曰貞烈月致薪米且欲上聞而未及也詩曰其儀一兮心如結兮

又曰之死矢靡他熊氏女有焉

太史公曰熊氏女之行奇矣偉矣自昔守節不貳春秋書宋恭姬詩美衛恭姜史稱陳孝婦其最焯著然皆已嫁者也未嫁不二未之聞焉按昏禮既納聘有吉日壻之父母死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為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而弗改嫁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往請壻弗取而后嫁之禮也盖雖聖人不以所難律人也夫不以所難律人亦不以所難沮人熊氏女可

謂能行人所難行誠古今希絶之行也可以激頽風廉頑而立懦可不謂賢乎賢若是可無旌乎吾故為傳之使觀民風者采焉

夏忠靖公傳

公諱原吉字維喆其先㑹稽紹興人父時敏洪武間以布衣召見授湘陰教諭遂占籍焉公領鄉薦入太學被選禁廡書誥太祖見而異之賜衣一襲又遣人詗諸生諸生笑傲讙譁獨公端坐儼然事竣當署上曰夏某端

厚君子也實授戸部主事尚書郁新與語奇之曰夏某才器老夫不及也諸曹事難處者悉與裁之同官質疑日環左右劉郎中某者恥以事質多爲新所詰責深銜之歲正大朝劾諸司怠事者上曰宥之新請罪之者再三上怒曰是誰教汝以要勤耶新免冠謝得巳旦率諸曹入謝劉出奏曰聖明洞見尚書果人教之意欲中公上問新爲誰對曰堂後書算生實教臣臣愚過聽抵此乃下書算生于獄劉唉生盡引公衆不肯劉他日復奏

曰夏某專尚書柄前事實某教之上曰聞原吉甚有裨於尚書汝欲陷之耶劉與書算生皆棄市三十一年陞戸部右侍郎未幾充採訪使廵福建公明寛大時楊文敏公榮爲邑庠生公器之贈之詩有莫使祥麟後馬牛之句榮遂冠秋試太宗入公時鎮蘄州有執公以獻者上曰夏某奉公守法轉戸部左侍郎或譖之曰彼建文用事人不宜大用上曰夏某太祖之臣也彼忠於太祖故忠於建文又豈不忠於朕哉旋進尚書凡貢賦役制

悉命詳定兩浙大水命公往治且命都御史俞某齎水利集賜之徧詢故老水之源委時役兵民數萬撫恤之人人盡力布衣徒步晝夜經畫目爲之赤盛暑或持盖至曰衆皆赤體暴日中吾何忍求涼決壅滯修堤浦濬溝洫治橋梁導水入海水不爲患又奏發粟萬餘石以賑饑給牛具種子與貧民吳人懐之姚廣孝還自浙西上首詢公廣孝曰夏某古之遺愛也召還掌部事請裁冗食平賦役均出入勿使勢要種鹽以妨商賈勿使富

貴專錢以沮貨易禁包攬侵欺之弊清倉場廣屯種皆立定規凡倉庾府帑戸下田賦盈縮之數各書小帖于袖時一閲之一日上問天下粮數公對某處幾何某處幾何毫髪不爽益親信之時陞賞靖難功臣又大封親藩征討四夷創宫殿增置武衛添設百司費億萬計皆取辦于公初建北京宫殿採木運餉者命公出廵視給以錦衣官校四十人律治怠事者公登車即諭官吏軍民各處乃事吾將出廵葢恐犯者衆也人人感悦而事

集秋八月召還時上將北巡命掌行在戶禮二部都察院事扈駕至北京又命兼掌刑部八年親征北敵命輔導皇孫留守北京兼掌行在六部都察院大理寺事諭之曰朕以房玄齡委卿卿其盡心輔導時京邑諸司草創公每旦入朝獨近扆前參决機務退至政事堂郎官御史抱案盈庭公口應手判不動聲色北奏行在南啓東宮京師肅然七月駕還北宮公見便殿曰卿輔皇孫居守事妥民安參决機務咸當朕心公曰陛下之訓皇

太孫遵行之臣何功之有翌日上諭羣臣曰夏某輔導
皇孫今之周公也十一月扈駕還南京仍掌戸部事尋
命輔導皇太孫周行鄉落見鄉老令一一陳其風俗疾
苦或賜之帛給之糜至一村店取虀黍進曰願殿下味
此以知民艱皇太孫為嘗之有一人犯駕欲罪之公言
上命所至無擾罪之非上意也既又輔皇太孫閱武于
郊九載奏績上親宴之便殿諭廷臣曰夏某高皇養成賢
德欲觀古名臣此其人矣遂命與姚廣孝監修國史十

一年扈駕廵北京與皇太孫同居上營之後日親啓沃十四年九月皇太孫自北還南京公輔行所至必陳山川險易民生休戚風俗美惡太孫甚重之稱為先生而不名所過兵民晏然十五年扈從幸北京十八年北京宮殿成命公召皇太子太孫于南京且諭以授受之意十月公先馳奏上復命公迎之且曰東宮其緩行公至鳳陽迎見道上旨東宮曰雖有旨吾敢緩乎因手書付公與楊士奇詢訪沿途軍民利病政事得失以備顧問

及至上問東宮來何速對曰陛下慈注之深東宮孝思不得不切也上善其對十九年三殿災公言愛民所以敬天也乞蠲逋負及芻粮採辦金銀課程優恤流移以回天意從之詔求直言言者多云建都北京不便主事蕭儀言之尤峻上怒誅之時科道亦多云不當輕去金陵上曰方遷都時吾與大臣密議数月而行言者因劾大臣上命言官與大臣俱跪午門前對辯都御史陳英言科道皆白面書生不知大計上命左右至午門問衆

皆啐駡言官公獨奏曰御史給事職當言路且應詔陳言臣等備員大臣不能協賛大議臣等之罪也上悦兩宥之時公雖居戸部實兼九卿之事凡軍國要務必與公面議召見便殿或闕門語移時左右莫知所言公退則恂恂若無所預者交趾平上問公陛賞孰便公對賞費于一時有限陛費於後日無窮乃陛尤功餘皆班賚西域法王來朝上將親勞之公曰彼慕化而來冝示以君臣之禮且上如是下必有甚焉禮義從此大壞上曰

爾欲效韓愈耶他日法王見便殿上命公拜公曰王臣雖微加于諸侯之上况夷狄乎臣恐一屈膝有辱天子大臣死不敢奉詔上笑曰卿過侍郎楊勉之拜獮猴遠矣山東妖人唐賽兒黨三千餘人至公入奏曰諸所俘俱平人悉原之衆遮道呼公生我公叱曰朝廷之恩我何與焉谷庶人逆謀既彰上疑長沙有通謀者公曰謀出於彼居人何與臣敢以百口保之上元節觀燈臣民同樂公奉太夫人往觀及晚宴燈山上顧公問曰聞爾

母來觀燈公對曰歸矣因徹御案賜之弟原啓至京召見賜酒饌歸又遣人送之舟中行李蕭然異日上顧問曰聞卿弟行槖甚空公對曰臣俸資先已寄歸適無所贈上曰何不告朕因賜異布數匹十九年議親征北敵羣臣無敢諫者公曰我受國厚恩不可不死諍約尚書方賓同諫曰公但來吾自言之入叩頭言頻年師出無功軍馬儲積十喪八九况今災眚屢作内外俱疲聖體少安遠涉風沙誠未便上怒乃命公整邊儲於口北賓

懼自縊遂併籍公家命錦衣官立取回至則方啓厥理
儲錦衣促之公曰姑竢畢此不然恐有侵盜死吾安之
不以累公及至上問征虜得失公對如初歴言自古不
勤遠略之意命繫於内官監皇孫屢請赦之上命中使
覘之因問曰上待公厚今繫之暴亦有怨乎公曰風雨
霜露無非敎也何敢怨上意頗解猶繫之駕至楡木川
不豫顧左右曰夏原吉愛我八月訃至仁宗時爲皇太
子親臨繫所公趨出皇太子立中庭泣曰楊榮報父皇

已賓天公伏地哭不能起上命起曰卿可出視事公曰先帝罪人未聞遺詔何敢出駕回命賜御厨饌浴以國事公言方今民力竭于東南戎伍疲于漕運宜幸南京少蘇民困上曰朕意亦然復以詔條事宜訪公公請賑饑寛貟省賦役罷西洋寶船雲南交趾採辦金寶香料各處閘辦金銀課程上即位復公戸部尚書賜冠帶衣服靴襪被褥帷帳器用公以母喪不受上御西角門朝顧問左右何不見夏尚書蹇義對曰母喪乞歸守制上

曰卿可勉留之公至便殿乞守制上曰卿國之老臣正賴共濟艱難卿云有喪我無喪乎如卿辭職朕亦不當在此退上十餘疏終不允皇太子正位東宮命兼太子少傅時呂震為太子少師位在公右上諭鴻臚命引震列公下即進公太子少保兼太子少傅尚書如故三倖兼支公固辭不已許辭太子少傅倖袁忠徹以風鑒得幸太宗上以其言常不遜首欲誅之公曰忠徹固當罪然禮父母所愛待之終身不衰今山陵未畢刑近侍之

臣不可乃罷忠澈官每朝罷必呼公等二三大臣近御
扆前或隨至便殿面議政務凡內諸司所進章疏命擬
旨公擬旨多云某部知道或以問公公曰予奪之柄非
臣下所敢專故付之六部定其可否而復取上裁則事
有所分而權不下移也洪熙元年欲下寬恤之詔公請
廪貧民增官吏之俸以勸廉弛山林湖海之利以與民
寬逋負以安流徙積養將士禁差占屯田之卒以妨農
務皆採行之冬久無雪上作憂民吟命公和之兼賜玉

帶翰林進呈誥詞上親增二語曰勿畏崇高而難入勿謂有所從違而或怠又召公至扆前賜繩愆糾繆銀印一諭曰聞皇考實天時歎卿忠愛自今朕有過舉但具奏以此封識進來朕不憚改手勑欲除竄割鞭背連坐妖言誹謗之刑公與二三大臣密議以聞從之命兼禮部事特賜正直牙印押以便處分且以旌公之正直也時山東淮徐諸郡累歲旱澇公以爲言即免夏稅及秋粮之半一切科派悉罷之未幾勑公曰古者斧斤以時

入山林令山西樵採者根株悉拔宜斬之以狥公言伐薪過當罪止不應請從律上曰吾過矣賜田五頃八里庄建第二所于兩京李時勉廷諍過激諭公等曰李時勉當朝辱朕言已天顔大變公進曰時勉小臣豈能傷損聖德願少霽天威下法司議罪之未晚仁宗賓天皇太子監國于南京中外洶洶有漢庶人之憂太后命軍國事悉依公裁處公密謀急迎駕駕將至羣臣出迎太后留公佐襄王監國上見輔臣首問夏某安在蹇義等

莫對上不悅至京慰曰見太后方知所以留卿之意卿
輔朕有年朕倚卿非他人比卿當以事皇祖者事朕加
賜寶帶表裡公同蹇三楊同心輔政時與公等面議久
坐賜茶或命退殿廡少休復至扆前論議退朝之暇時
獨召公密問或袖出小帖付公公亦有所白於上漢庶
人反檄輔臣奸邪亂政以公爲首上夜召公等入議公
免冠頓首曰臣罪當死上曰彼借卿爲兵端耳命分坐
屏左右密議楊榮首勸上親征上難之顧公公曰往事

可鑒機不可失也臣昨見所命將語臣而泣其臨事可知兵貴神速卷甲趨之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也楊榮言是上意乃决躬率六師兼程而往師臨城庶人欲降猶令人繞城駡公罪人既得大被恩賞賜閤者三捩朝參公固辭曰舊制非勲臣不敢用上曰卿輔導非勲而何十月交趾請降廷議疑其詐也更欲興兵討之公曰兵疲矣譬如癰伏于身未潰則憂不測已潰則宜進平和之劑俟血氣調和自愈若惟毒之攻心腹内虛復生

他患莫若因其請降許以復國自新二楊議亦同遂偃兵息民天下頼之十一月皇太子生赦天下公與蹇奏對便殿上悦命留侍宴上顧公醉笑曰卿能復飲乎公頓首曰臣飽沃天恩醉矣顧蹇猶醒親酌三巨觥飲之將退上顧公有欲言之色問曰卿有言乎因近扆前密請早建皇儲為宗社之本上曰然當奏太后行之二月以議國本功便殿奬諭賜範金銀印八曰含弘貞靖謙謙齊曰後天下樂尋加翠鑪銀甕玉餉玉帶三月命游

西苑隷人問曰龍衣而髯非至尊乎上回顧公下馬謝曰不能檢下臣之罪也上曰朴哉斯隷賜之鈔命登舟游太液池上顧曰以操以御羣卿之力上射鳬獲之烹以啖二三臣又親酌玉觥以飲公曰卿啓沃良多今老矣可不盡懽苑多奇石諭内臣吳城惟所欲與之公取小者一二秋八月復侍游東苑上指草舍一區曰此朕致齋之所師古人翦茅之義公曰陛下言及此天下蒼生之福也九月扈駕廵邊賜寶刀上取公槖糗嘗之笑

曰卿亦食此粗糲公曰臣食此足矣隨行將士尚多餒者命取上供賜公將士俱加犒還京上念公等四人年高且師保之重以寅亮為職勿煩庶務特勑輟部院務俾專論道左右隱然拜相之意未幾扈駕閱武郊外至兎兒山上怒諸將之不虔也命褫其衣公言將帥國之爪牙倘寒凍至斃是以微罪而殺重臣上起入帳內公隨之上曰卿且休矣公曰陛下憐臣至矣諸將瀕於死獨不少念之乎上曰為卿釋之日數召公使者數十輩

交道廐有賜馬甚靈召命將至馬必蹄齧闌者以報而使者至矣甞張燈宴群臣恱甚指公等曰此朕擎天柱也賜紫瑛硯象牙翠花筆龍香墨水精鎮紙玉筆格爲條旨用公誕辰親繪壽星圖詩有獨生申甫扶鴻運之句又親繪秋香梅竹二圖文禽非熊春霽魚遊春水圖賜焉服食器用銀幣無虛日甞命尚方取一翠甌賜公既乃笑曰卿夫人無得競乎加賜一焉又製束髮玉冠二上用其一一以賜公曰使後世知吾君臣一體也五

年春兩朝實錄成上賜宴賚旦入謝暮歸得末疾卒上臨朝聞訃遂輟朝流涕還宮議加封公爵楊士竒曰文官不許封公侯此例不可開也乃贈特進光祿大夫太師謚忠靖公識量寛宏人莫能測僚屬有善采納不遺有小失必掩護每曰人才難得一加譴責則自沮矣有郎汚精微批懼甚公入奏曰臣之罪也詔與易之過淮陰馬逸從者逐之公寄聲過客客不應而詈之從者執以詣公笑而釋之隷有盜銀杯者獲不治仍予一杯以

去有進士戲坐公車或以告公曰有志呂震為子乞官
上問公公曰震有守城功可與震嘗詆公柔奸者也平
江伯靖難時欲害公公後薦總漕運二人心服焉或問
量可學乎公曰某幼時有犯未嘗不怒始忍于色中忍
於心久則無可忍矣又曰處有事如無事處大事如小
事尤樂薦引士類不使人知仁皇欲用李衡為兵侍吏
部不知詔問公始知由公之薦周文襄為長史有薦為
郡守者公曰郡守不足以展其才尋致大用襄城伯李

隆守備南京黄忠宣賛理漕運皆所薦也金尚書以疾在告赴蹇忠定飲上聞之不樂曰以疾不朝而宴于私可乎命繫之公曰大臣可殺不可辱金某老矣而繫之非刑不上大夫之意也或短楊文貞于上者公力為之辨故誥詞有推賢盡誠之語每朝廷行善政或謂之曰此天子之明羣公之力吾何與焉凡奏草皆焚之曰不可彰吾直也賛曰國朝名臣皆稱三楊蹇夏今觀忠靖歷事四朝列聖之推誠于公公之竭忠盡於上何其盛

也何司寇喬新云公初廵福建所至問民疾苦吏治得失其瑣屑悉付之有司嘗出漳州北門見舊塚將頹問左右曰元達嚕噶齊德呼穆蘇之墓守死不降故葬此公曰忠臣也命整其墳樹碑表之他日至福寧見道傍一草庵問之曰元福寧尹王巴延與其子相子婦潘死節于此公曰一門忠孝無愧卞壼命遷其主於室其少也若有神焉戴大笠出入恒道之閫有明遠樓多妖宿者必死公獨宿竟夜晏然豈神明有護持之耶其在吳

中治水利至于今稱之

容菴葛君家傳

世之用人者臨事每以乏才為歎而才之伏於下者又以不得用為難兩相求而不相值何哉古者用人其途非一耕釣漁鹽版築飯牛皆起為輔弼而芻牧賈竪奴僕降虜亦皆得為世用我太祖太宗之世亦時時意外用人若郁新嚴震直之流皆以人才至尚書取之非一途故才之大小紛紛皆得效用於時降及後世一唯科

目是尚夫科目誠可尚也豈科目之外更無一人乎有人焉不獨不為人知即舉世知之而不見用非不欲用不敢用也一或用焉則羣起而咻之用者亦且自退縮前後相戒謹守資格甚便且安是故下多遺才朝多曠事任法之過端至是哉觀廣陵葛君之事益知天下之不能無遺才也故予為之傳君諱欽字敬之別號容菴其先下邳人後籍鳳陽商於廣陵遂定居焉君長身美髯博學多通自天官風水音律醫卜禄命之書無不涉

獵每稠人廣坐論古今是非得失事後當成敗纚纚不竭聽者常聳其於鹽筴利害沿革廢置尤所諳悉嘗言于轉運使畢公曰往時揚州邊輸鹽引歲止五十萬自海至揚州轉受赴儀真批驗往來不出月餘近邊符下轉運動百萬引兩淮船相銜百里不絶河道塡隘經歲不能赴掣所船賈踴貴盜賊乘時剽掠商人亦因之為奸大其捆增其直弊孔百出莫若即河東西度曠地為官廳分為四廠廠可屯二十萬引商鹽至白塔河先以

數上運司編船戶為甲定其顧直更番受載不得攙越仍令白塔河廵檢防護則鹽包入廒者大小莫欺赴掣者先後不亂而諸弊可革又論運河之宜曰吳城郡溝漢通江淮渠唐始置堰宋易以垻况我朝建都于北財仰給東南尤為要害今灣頭以東止一河而通泰如臯海門四州縣二守禦千戶所富安等二十四鹽場船皆輻湊每患壅閼不通王端毅廵撫時建通江大同朝宗上下牐水不走泄今皆廢弛商船多滯官運亦稽莫若

修舉端毅故蹟約東司水官吏勤惰為便畢大稱賞舉行之癸亥歲饑上捄荒三事復陳資國便商區別利害甚悉江西捴制都御史桐廬俞公聞君有機畧招致麾下以功當得官時錢寧盜政姧人中以危法下詔獄幾不免費以萬計始得歸君嘗自推其生辰日月曰歲行至寅當死正德戊寅無病而卒君雖業魚鹽內行修也居家孝友治喪不用浮屠閨門雍肅不置媵妾燕賓不用聲伎至於還遺金焚債劵同舍盜其金知而不問諸

義事具載楊少傅靳文僖公文嘉靖癸未余至京口君之子潤抱其遺行詣余求傳其事余謂若父懿行二公載之詳矣余又何言余獨患近世鹽筴大壞商賈受害而國家失其利思欲得人焉稍更張約束使上下通融公私俱利未得也不意有如君者在焉使當時舉而用之醝政之弊其有瘳乎惜乎抱負所有鬱鬱不獲一試以死予於是不能無歎而世之抱才困不獲試者亦不獨敬之而已也吾是以載之昌黎云無亦使其無傳焉

先世事畧

王氏之先自汴扈宋南渡世家太湖之東洞庭山至今人名其處曰王巷事見家譜㸷曾祖諱彥祥字伯英當元季比巷陸子敬者賈淮西不返有女以賢聞遂館甥於陸生五丈夫子皆瓌偉絶人乃謝陸氏去家巷之西與諸子戮力治生家以日昌府君以元至正某年生卒於永樂十三年四月九日始葬蔣塢之北隰今贈光禄大夫柱國少傅太子太傅戸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曾

祖妣陸贈一品夫人先祖府君諱達字惟道寛厚長者
有器識初洞庭人不知學問聞有為弟子員者恐懼逃
匿府君獨好學重禮得朱子小學四書誦讀不去手浦
江鄭氏最名有家瀍即倣其家規行之居喪寢枕苫塊
動必以禮嘗長鄉稅不督賦而事集山之人至今歸其
仁府君生洪武二十三年閏四月十日以景泰四年二
月二日卒春秋六十有四初贈通議大夫吏部左侍郎
加贈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又贈戶部尚書文淵閣大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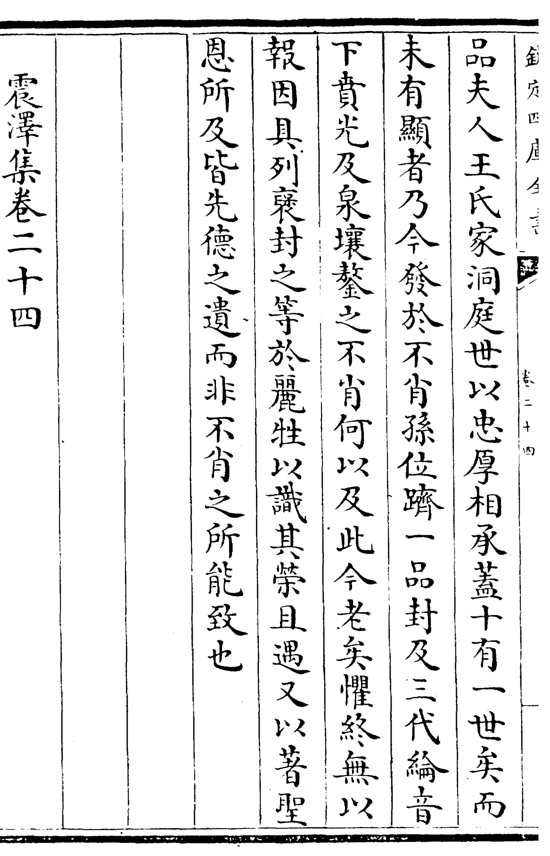
士又贈光禄大夫柱國少傅太子太傅户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祖妣葉繼祖妣周初贈淑人加贈夫人又贈一品夫人先考諱琬字朝用後以字行年二十三始入邑庠自以質魯學後時發憤徹夜誦讀至咯血不止累舉應天鄉試不利以貢入太學久之知湖廣之光化縣光化自劉石之亂流民散處山澤間處所而是上官慮其生變也火其廬一切驅出境府君不忍獨招安之民獲安堵而上官不悦選俊秀為弟子員月自考較又募

民壯教之射上官滋不悅以為迂也時鍪已及第入翰林乃遂告歸吳大抵先考立心制行一以誠為本有不聞聞之必行行之必篤嘗謂學不貴博貴乎精授書甫訖則温之温訖又温之循環不已故其書終身不忘嘗因病悟攝生之法在調氣不在藥石故早歲病羸晚而康強遇人子弟諄諄然以讀書之法誨之若誨其子弟也遇病者諄諄然以攝生之法語之若病之在其體也於戲其心厚於仁者耶先妣葉尤慈祥愛人生平無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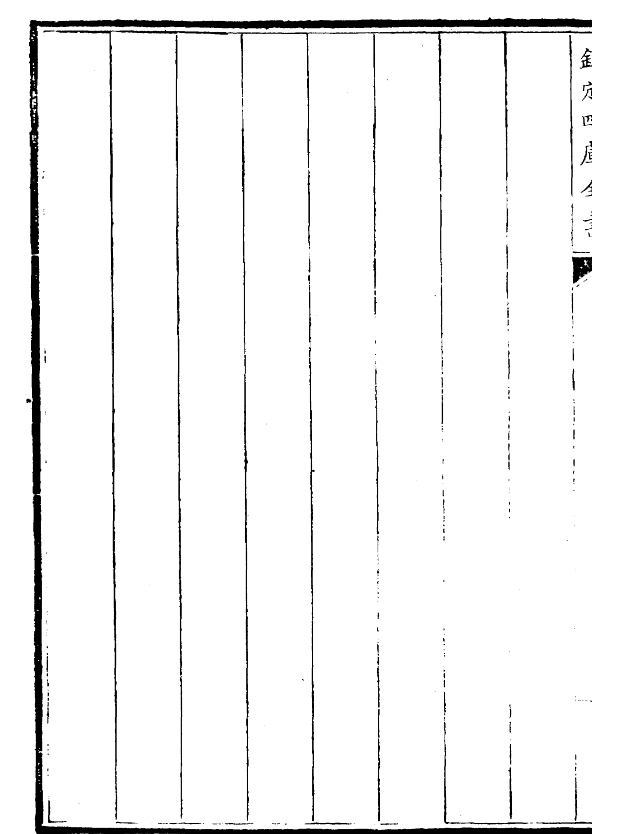
言遽色年甫六十以成化戊戌十一月二十七日卒先考生以永樂十七年己亥七月十日弘治十六年二月三日卒春秋八十有五初進階文林郎加封奉直大夫右春坊諭德又加中憲大夫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初贈通議大夫吏部左侍郎加贈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又贈戶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又贈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太子太傅兼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先妣葉始封孺人贈宜人加贈恭人又加淑人夫人至一

品夫人王氏家洞庭世以忠厚相承葢十有一世矣而未有顯者乃今發於不肖孫位躋一品封及三代綸音下賁光及泉壤鏊之不肖何以及此今老矣懼終無以報因具列襃封之等於麗牲以識其榮且遇又以著聖恩所及皆先德之遺而非不肖之所能致也

震澤集卷二十四



謹案卷二十四第二十三頁後三行達嚕噶齊舊作達魯花赤又德呼穆蘇舊作迭理彌實今並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録監生臣趙之壁